

日記故事序

楊文公家訓有曰童程之學不止記
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人之言為
主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
忠信禮義廉耻等事如黃香扇枕陸
績懷橘叔敖陰德子路負米之類只



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自然矣晦庵先生輯小學之書以立教明倫敬身為之綱既述稽古證於後復廣之嘉言實之善行無非欲新學小生知立身行己之方體日用常行之要必先立其大者以幼學為壯

行之基本也二先生誨人之旨可謂深切簡要矣愚嘗借以二先生遺意推廣之採摭傳記史籍增入晦庵先生剛定先朝名臣言行錄取其有關於人倫有裨於世教可以終身行之者如入則事親敬長出則隆師親友



與夫行已治家待人應物以達於忠
君蒞官之際一言一行壹是皆以聖
賢行事為法條分彙列輯成一編授
之童蒙以資講習使日誦之間入耳
著心自少至老終身受用莫有合乎
二先生開誘後學之本意而其間詳

酌去取則又一編于正如穎考叔輟
羹遺母雖不失純孝之名而未免招
君之過鬻拳強諫以兵雖可謂愛君
之忠而不迺陵上之罪王覽愛兄諫
母雖足為敬長而母則陷於不慈鄧
伯道存姪棄兒雖得為友愛而已則



傷於少思凡此矯枉害正之事一切
不取此則編輯取舍之大意也他如
古今故事散見於傳記百家者何可
勝紀然而記問之徒繁操脩之無補
迂緩而不切於用者今姑舍是篤志
義方者但即是編訓誘之感發其良

心涵養其德性使日復日歲復歲以
進進于成人有造之域則大學之誠
正脩齊皆自此致知入他日治國平
天下亦莫不由是推之又非但資小
學而已也求下學上達之功當自此
書始



歲在辛卯正月歷咩老農書于草窓
書圖

日記故事卷之上

美質

人號曾字

後漢張霸字伯鏡

成都人

年數歲知孝讓

孝孝父母
讓讓兄弟

張曾子

孔門弟子

七歲通春秋後進餘經

春秋周易
禮記

父母曰汝小未能答曰我鏡有餘力爲之

對日食狀

後漢黃琬字季琰

江夏人

少辯慧

幼年聰
明智慧

七歲時祖父



歲在辛卯正月歷咩老農書于草窓
書圖

日記故事卷之上

美質

人號曾字

後漢張霸字伯鏡

成都人

年數歲知孝讓

孝父母
讓兄弟

張曾子

孔門弟子

七歲通春秋後進餘經

春秋周易
禮記

父母曰汝小未能答曰我鏡有餘力爲之

對日食狀

後漢黃琬字季琰

江夏人

少辯慧

幼年聰
明智慧

七歲時祖父





璵為魏郡太守。日食璵以狀聞。黃璵以日食奏聞于朝。太后問

所食多少。璵未知所對。思所對未得其說。璵在傍曰。璵在身

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謂月生明之初其光不合璵大驚。

祖父大異。即以其言應。以其言應而深奇之。祖父以此大為奇異。

請面試文

魏三國曹植字子建。年十歲。嘗為文。太祖嘗視其文。

曰。汝倩人耶。魏植之文。植覽曰。言出為論。下筆成章。願當面試。何以倩人。言文自出。非假他人也。

字父不拜

魏三國常林字伯槐。八歲年七歲。有父黨造門。父文

問林伯先在否。伯先林林不荅。客曰。何不拜。禮見父堂

則拜客林曰。雖當下拜。以禮見客。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

有。到人于前。字其父。故不以禮答之。

與客戲談

魏三國楊脩字德祖。年九九歲。聰慧。孔君平詣其父。

父不在。乃呼兒出。脩出設。有楊梅。孔曰。此是你

家業

賦謂他家揚也

脩答曰未聞孔雀是夫子家禽也

因其賦言

而載

對日遠近

晉明帝幼聰哲

為太子時性果聰明

為元帝寵異

交元帝甚寵愛奇異之

年數歲常置膝前屬長安使來

長安今陝西路使來道有使從長安來

元帝問曰日與長安孰遠近對曰

明帝答云長安近

計之故

不聞人從日邊來

言日在天上非人能到元帝異之

其言近對明日宴群僚

宴集諸臣

又問之

元帝以此為奇對曰其以前言為對也對曰

日近

明帝答以日近

元帝失色曰

元帝見所答有不問遂變于顏色何乃異

聞者之言

問者謂日也怪其言與前變異對曰

明帝舉目見日

不見長安

日在東也晉元帝言上故云日近

由是益奇之

元帝因此愈以明帝

奇

座稱顏回

晉謝尚字仁祖年八歲父琨

名父常携之送客或曰此

兒一座之顏回也

顏回孔子弟子

尚答曰座無尼父

孔子字

稱尼父為別顏回

孔子何以別顏回

席賓莫不感



歎或笑也
吞捷給

欲正朋字

唐劉晏字士安潁州人七歲無神童幼年智識過人若神靈然以此舉薦

于朝為正字以書著官屬也楊貴妃置之膝上親為畫眉總髮

明皇問曰明皇唐人為正字正得幾字晏曰天下字

皆正惟有朋字未正謂當時左右皆許人也

提戈取印

宋曹彬字國華真定人彬有太祖太祖真宗以武功早有意志及民后朝北勝漢武是

始生過歲日過歲初一年也父母以百玩之具羅於前觀其所取百器羅之於前武惠左手提干戈干戈武具右手取

俎豆俎豆在盛禮儀之器斯須取一印斯須少頃餘無所視其他器其皆無

所後果為樞密使相樞密樞機大臣也

還鷓鴣對

宋王禹偁字元之鉅鹿人七歲能文畢文簡公為郡從

勸始年守士安始知之初知元聞其家以磨麪為生磨

因今作磨詩元之不思而對不待心但存心裏正磨



直上無愁。下邊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元之以

爲心文簡大奇之。晉與子弟講學。一日太守席上

出詩句云。鸚鵡能言。曾似鴈。坐客未能對。文簡歸寫

之。屏問元之書其下云。鸚鵡雖巧。不如鴈。文簡歎曰。

經綸之才也。可矣。其有遂加以衣冠。特以爲呼爲小

友。不殺以後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書命矣。平書記

林之軍也。

賦朝闕詩

宋楊億字大年。浦城人年十一。太宗親試一賦二詩。頃

刻而成。上喜。大官遂中書。再試。執政令賦喜朝京闕

詩。執政中亦立就。他立作有碩秉清忠。終身立聖

朝之命。秉執也。執中。唐宰相表賀。上表賀

吟華山詩

宋寇準字平仲。下邳人八歲吟華山詩。華山。西嶽只在

天在上。更無山與齊。其師謂其父曰。賢郎他日必作

宰相。天者人君之象。天在上。謂人君尊居於上也。無



地少

知孔子兄

宋劉恕字道原

通州人

少穎悟俊拔

秀穎明悟讀書過

目即成誦年四歲坐客有言孔子無兄弟者恕即應

聲曰以其兄之子妻之

麻論語一句以一座驚異

皆奇異之

感死滂母

宋蘇軾字子瞻

有州人號東坡

父宦學四方

父名洵

太夫人親授以書

父在外母夫人自教之

聞古今成敗輒能舉

其要

子瞻次教於母則能兼聖賢大用之要

太夫人嘗讀漢史至范滂

傳

姓范名滂東漢人嘗欲舉太息太夫人因語

曰

時事古宦官和禍必及已慨然太息太夫人因語

曰

子瞻在某若為滂

乎

言已之志太夫人曰汝能為滂吾固不能為滂母

耶

太夫人深許子瞻有范滂之節義

灌水洗毬

宋文彥博字寬夫

封路國公有幼時與群兒擊毬



入柱穴中不能出公以水灌之

公路國也

穉浮出

擊甕出兒

宋司馬光字君實

司馬覆姓封溫國公

幼與群兒戲一兒墮水

甕中群兒驚走不能救公取石破其甕

公溫國也兒得

出識者已知二公之仁智不凡矣

路公惟水取甕其智微不可及溫公

擊甕出兒其仁與智蓋之矣

賦牧童詩

宋黃庭堅字魯直

分字人

七八歲時賦牧童詩曰騎牛

遠遶過前柿短笛橫吹隔壠聞多少長安名利客機關用盡不如君

通孝經義

宋朱熹字元晦

封徽國公建陽人

八歲通孝經大義書大字

於其上曰若不如此便不成人

天生蒸民有父子別有慈孝之心事親者

其孝矣間從群兒嬉戲

嬉戲樂也

獨以沙排八卦

伏羲書

命自畫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卦位也

端坐默視

恭坐然

后通易學登

第中科第為

秘閣修撰





問天窮際

宋陸九淵字子靜號象山 撫文 安金 臨人生而穎異穎秀年三

四歲問其父賀九淵之父 名賀也曰天地何所窮際窮盡父

笑而不答遂深思至忘寢食及總角總角 兒時舉止異常

兒公異於 會人見者敬之敬其 是成他日讀書至四方上下曰

宇往古來今日宙忽如指顧也曰宇宙內事乃已

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也又曰東海有聖人

出焉此心同也此理同也至西南北海有聖人出此

此謂省悟一貫
抄多不詳此

心此理亦莫不然千百世之上千百世之下有聖人
出此心此理亦無不同也

穎悟非常

元許衡字仲平號魯齋 撫文 正懷孟人幼端慤端正 健慤與群兒嬉

戲即有坐作進退周旋之節群兒莫敢犯不敢 干犯年七

八歲受學鄉師衡從鄉 社之學書過目輒不忘一日問其師

曰讀書欲何為師曰應舉科第曰如斯而已乎言恐 不止

此師大奇之謂衡父曰此兒穎悟非常他日必有大

過人者。吾不能爲之師矣。固辭而去。衡得程朱氏書。沉潛玩味。造詣淵深。

好學

閉戶讀書

楚孫敬字文寶。宿都人。嘗閉戶讀書。不堪其驢。乃以繩

繫頭。繫於梁上。嘗入市。人見之。皆曰。閉戶先生來。

也。閉戶苦讀。故以爲名。

北史劉炫字光伯。少聰敏。與信都劉焯閉戶讀書。十

年不出。

帶經而鋤

漢倪寬。字季。東陽人。受業孔安國。說學竹。貧無資用。資用也。嘗

爲弟子。都養。都養與諸生爲。養飲也。事也。時行貨作。貨。自衡受人之力。

帶經而鋤。帶。帶也。鋤。而鋤也。休息輒誦讀。后官至御史大夫。

夫。

鑿壁引光

漢匡衡字仲圭。東海人。家貧無油。鄰舍有燭。而不逮。言



鄰家夜有燈燭不
能及其光照書

衡穿壁引其光讀之邑大姓家富

多書

大族姓之家
多積詩書

衡乃與其任作而不求償

不取所
在之位

願得書徧讀之主人感嘆資給以書

資助其學
給書與之遂成

大學后登相位

護鷄誦經

後漢高鳳字文通

東萊人

少耽學家以農爲業妻嘗之

田

之稅

曝麥於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

也

鳳持竿

誦經

持竿防鷄
啄麥爲潦水所漂妻還怪問

保當謂而
口呼書麥爲潦水所漂妻還怪問

風方悟

覺也

讀書晝夜不息后爲名儒

囊螢照書

晉車胤字武初恭勤博覽

恭謹勤
學也

貧不常得油夏月

以練囊盛數十螢火而照書以夜繼日後歷官尚書

映雪讀書

晉孫康爲信好學家貧無油映雪讀書

冬月映
雪光照少清

介

清廉交遊不苟

不妄
取友

後至御史大夫

隨月讀書

南齊江泌名泌少時力學家貧無油嘗隨月讀書及

月斜也乃升屋以盡其餘光而竟夜不寐

藏火燃燈

北史祖堂字元珍年八歲耽書父母恐其成疾

禁之不止父母愛其勤而苦學常密藏火父母寢然

後燃燈讀書以衣被蔽寒牖戶恐漏光為家人所覺

由是聲譽益甚內外呼為聖小兒人聖無所不通也

後為秘書監今翰林院

乘牛讀書

隋李密感勵讀書感發勉勵以蒲鞞乘牛蒲草為鞞掛漢

書一帙於角上行且讀越國公楊素適見于道曰何

書生勤如此楊素問之密識素下拜素問所讀問其所讀密

曰漢楚傳漢高祖楚項王因與語奇之奇異其能好學

與聖賢對

唐狄仁傑字懷英太原人為兒時門下有被害者吏詰

衆爭辯對仁傑誦書不置吏讓之讓責也責曰黃卷



中方與聖賢對黃卷書帙也古書中而有聖賢也何駁偶俗吏語也
偶對也不對史言

粟粥羹菜

宋范仲淹字希文蘇州吳人少與友人在長白山僧舍脩學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經宿遂凝刻為四塊早晚取一塊斷菜乾數莖于孟煖而嚼之嚼食也如此者三年貧窮苦學三年之久後登進士為參知政事謚文正公

書不再讀

宋張方平字安道臨文年十三入應天府學穎悟絕人秀誤明也家貧無書嘗就人借經史旬日輒還之十日之久即以所借之書歸還其人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也終身不再讀屬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往見之曰綬齊皆書特之名士天下奇材也共薦之薦舉方平于朝

荻畫學書

宋歐陽脩字永叔廬陵人生四歲而孤幼而無父曰孤母韓國夫人守節自誓執守婦節誓不改適親教公讀書母自己授其書至以



狹盡地學書

以故作筆以地作紙

公敏悟過人

明敏智悟一覽莫於人也一覽

輒能誦比成人舉進士兩試國子監一試禮部皆第

一遂中甲科

手不釋卷

宋司馬光字君實

涇州人

在童稚之時

動止威儀如老成者七歲聞講左氏春秋大愛之

春秋退與家人講即了大義

釋書至不知餓渴寒暑

第已休息公獨下帷絕編

其精誦終身不忘常言書不可不成誦年至十五書

無所不通常以圓木爲檠枕小睡則枕轉而覺累晷

則警起讀書卒成大儒學者稱爲涑水先生

不顧羹炙

宋劉恕字道原嘗學讀書家人呼之食至羹炙冷不

顧夜則不寐尋思義理後爲和州令宋次道家多書

道原往就借觀之次道具設酒饌爲禮道原曰此大



廢書事。願卷徹去。也。獨閉閣晝夜讀書。旬日盡其書而去。

不展家書

宋胡瑗字翼之。

海陵人。

布衣時。

窮苦。

與孫明復石守

道二人讀書泰山。

泰山在兗州。

攻苦食淡。

攻治也。

夜不寐。十年不歸。得家書。見上有平安二字。即投之

澗中。不復展讀。

不欲以家書爲累。而欲除念之心也。

置燈帳中

宋范純仁字堯夫。

吳興人。

文正公。

天資穎異。晝夜肄

業。

肄習也。

置燈帳中。

夜分不寤。

夜分。夜半也。

后公貴。夫

人收其帳頂如墨色。持以示諸子孫曰。尔父少時勤

學。燈燼迹也。

與神明伍

宋張九成字子韶。夙學天成。

早年向學。出於天性。

八歲默誦六

經。通大旨。

經。誦也。

十四遊鄉校。

校。學也。

閉閣讀書。寒折膠

暑鏤金。不越戶限。比舍穴隙而視。則歛足膝端坐。對



大編若與神明爲伍。達史相敬服而師事之。

以刀斷機

鄒孟軻字子輿。

戰國魏人既學而歸。

既從學母以刀斷其

織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斯織也軻乃旦夕勤學不息

遂成名儒君子謂孟母知教子之道

子之

引刀趨機

後漢樂羊子

字子開晉人遠遊師學

其為羊賢而羊子之志氣志復雄偉其志故能為此名將

問其故其妻問其羊子曰父行懷思無他異也

成於機杼一絲而累以至於寸十分累寸不已遂成

丈疋今吾斷斯機也則損失成功稽廢時日損棄也

夫子積學當知其所以就懿德若中道而歸何

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復還終業七年不灰

道逢磨杵

唐李太白少年學業未成棄歸少從師學業未成歸家道



逢一姬磨鐵杵白問之姬曰欲作鍼白感其言遂回
卒業后官至翰林

論語一部

宋趙普字則平西川人初以吏道聞為吏習寡學

術太祖嘗勸以讀書手不釋卷為宰相以天下事為

已任以身統當洗殺果斷當世無比音能任事每退

居私第輒置書一卷或竟日不出輒即也家人莫能

有識其后視之則論語一部太宗朝普再入相人或

言普所讀止論語太宗以此語普並對曰臣平生智
識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

陛下致太平

論語兩句

宋李沆字太初洛州人為相嘗讀論語或問之公曰沆

為宰相惟論語中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此二句尚

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



孝親

問安視膳

周文王

王季子也
至德之稱

初篤世子

謂侯之子曰世子
繼世之子有其國也

朝於王季日三

文王爲世子每
日三往朝於父鷄初鳴而衣服

也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

內豎亦臣
御直日者內豎曰安文王乃喜日中又至亦如之及

暮又至亦如之

文王一日三朝父身安樂
則有喜悅之色可謂孝矣

其有不安

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



膳然后亦復初

後謂飲食女前安時而食上進膳也

必在視寒燠之節

在寒食下開所膳膳謂同所食也

命膳宰曰

命猶奉也膳宰掌上事人末有原水切也原香也謂所食之給為其又

能與息不可得也應曰諾然後退

冠帶侍疾

周武王

文王之世子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脫冠帶而養

王一飯

上尊下同亦一飯也文王丹飯亦再飯

第一二三節武王年而行之以事文王焉

戲絲娛親

周老萊子

從人行年七十父母猶存孝奉着五綵斑斕

之衣

求色不祥也兒百色衣其小為嬰兒戲言不稱老嘗取水上

堂詐跌仆卧地為小兒啼弄雜於親側欲親之喜

傷足憂色

周樂正子春

樂正禮姓字子春也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門

弟子問曰夫子之足瘳矣瘳愈也猶有憂色何也子春

曰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



有憂色也。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人子以敬身為大父母全而生之，子當全而事之。不可謂孝矣。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思言不出于口，不盡其說，可謂

傷手改容

晉范宣字宣子。陳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

棒手改容。變其容色也。人問痛耶？欲其為子也。答曰：不足為痛。

但受全之體。身體受全也。而致毀傷，不可處

耳。不能自失，不可以處。隱居積學，博覽躬耕養親。

單衣順母

魯閔損字子騫。孔子弟子。早喪母，父娶後妻，生二子，損孝

心不怠。不以異母而味其孝。母嫉損所生子，衣綿絮，衣損以蘆

花絮。父冬日令損御車，體寒失靴。馬韉也。父責之，損不

自理，父察知之，欲遣後母，損啟父曰：母在一子

寒，母去三子，單父善之。父善其言。母亦悔，過待三子，均平。

遂成慈母。故孔子魯曰：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問於其父母昆弟之言。

受杖悲泣



唐韓伯俞人至孝時有過母杖之大泣母曰往者杖

汝性者猶常悅受之今者杖汝何得悲泣伯俞曰往

者杖當痛知母康健今杖不痛知母力衰是以悲泣

伯俞如其親之衰
是以憂感於心

拾椹奉親

漢蔡順字君仲汝南人也少孤養母幼而無父口嘗出求薪有

客卒至各年不母望順不還乃唾指順即心動棄薪

馳歸跪問其故故心動母曰有急客來吾唾指以悟

汝耳值王莽亂天下大荒順拾桑椹拾取也赤黑

二器盛之赤屑服見而問之順曰黑者奉母赤者自

食賊知其孝乃賜米二斗牛蹄一隻

扇枕溫席

後漢黃香字文強安慶人年九歲失母思慕惟切鄉人

稱其孝躬執勤苦事父致養主夏則扇枕席冬則以

身溫被

行備供母

後漢江革字次翁

齊國臨淄人也

少失父

幼時喪父

獨與母居遭

天下亂

王莽末年盜賊並起

革負母逃難

去常林拾以爲養

志難之時無所得食入山林拾以充其養

數遇賊或劫欲將去

賊脅江革使欲從已

革輒拜

涕泣求哀言有老母無人供養辭氣懇款

誠切

有足感動人者賊不忍犯之

或轉客下邳

州轉

貧窮裸跣

裸身也

行傭以供母

養也

便身之物莫不畢給

畢給也

迎盜安母

後漢趙咨

東平人

敬養老母

受服

有盜至刼之咨恐母

驚乃先至門迎盜拜曰老母患病須養家貧朝夕無

常日夜之謂

乞少置衣糧

少也

婦子之物一無所請

言妻子之物任賊所取

盜相謂曰此孝子

義士也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

世之鄙人重愛其

如恭之臨雖從容迎盜安母之得兩全者矣

乞命歸養

後漢張孝張禮

沛國人

過餓僅

穀不熟曰饑

禮養老母



孝捨菜歸。遇賊欲殺之。孝叩頭云。家中老母。朝未得食。乞命少時。歸家供訖。却來就死。禮陽所聞之。走於賊所。謂賊曰。吾兄孝養大辛苦。羸瘦。禮身肥肉多。願代兄命。孝曰。孝本遇殺。何得殺弟。賊感二人。慈孝乃止不殺。兄弟得免。

懷橘遺母

三國陸績字公紀吳郡人也。父康爲廬江太守。績年六歲去九江見袁術九江地名。術出橘。績懷三枚拜辭。墮地。術

曰。陸績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奇之。

忘月悲啼

晉王延宇延元西河人也。九歲喪母。泣血三年。每至忘月。則悲泣三旬。十日事親色養。承順其顏色。以養父母。夏則扇枕。

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

味。

奉表陳情

晉李密字令伯

人也

父早喪母何氏改醮

改嫁他人密時

年數歲感戀彌至遂以成疾祖母劉氏躬自撫養

母成人密奉事以孝謹聞劉氏有疾密未嘗解衣飲膳

湯藥必先嘗後進晉武帝徵為太子洗馬

密以祖母年高無人奉養乃上表陳情辭不就職其表曰

臣以險釁夙遭閔凶

險危也釁連也閔臣無祖母無

以至今日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祖孫二人更相為

命

為命謂相依存亡也是以祖母行年九十有六是臣盡節於

陛下之日長報養劉年之日短也烏為私情願乞終

養庶劉僕侍保卒餘年帝覽表曰士之有名不虛然

哉賜奴婢二人并郡縣供其祖母奉膳

官給奉食以然養之劉終服

有祖母於養何能至終成人矣詔書者徵客以然養陳情一表考行昭無失

葡萄奉母

唐陳叔達為納言

納言乃陳官高祖嘗賜食得葡萄不舉

帝問之

君問其故對曰臣母病渴願歸奉之帝



因力賜善其志

俸肉遺母

宋歐陽守道字公權古州人少孤貧父曰無無師自力

於學里人聘為子弟師鄉里聘請守道教其子弟主人具食每懷

內密跡遺母別設一器馳送乃肯食兩鄉郡以德得

稱家貧力學鄉鄰聘教子弟供其食惟肉遺母其孝足稱也

辭調終養

宋范純仁字克夫蘇州吳縣人事親至孝父母在調官皆

不赴也親違之其父使辭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

輒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朝夕在側遂終養焉純仁文正

公之子也宋哲宗朝拜相謚忠宣公

以上孝養

湧水出魚

漢姜詩字仕遊後漢人事母至孝妻龐氏孝順尤篤詩妻

母好飲江水水去舍六七里妻常泝流而汲

之濟汲取水母嗜魚膾又不能獨食夫婦嘗力作供



膾與人力作取手鄰母共之舍側忽有湧泉味如江

水每旦輒出雙鯉常以供母之膳妻侍夫婦事母竭盡其情也湧水出

雙鯉神明之所遺也

泣竹笋生

三國孟宗字恭武江夏人性至孝母年老病篤冬月思

笋食特地凍無笋宗入竹林泣而告天須臾平地

迸裂頃也出笋數莖持歸作羹供母其病即愈去

之孝出于誠心故能感動天地于寒冬而忽生笋供母若食天表其美

剖米出鯉

晉王祥字休徵河南人早喪母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

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

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水凍祥解衣將剖米求

之剖破也米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

炙復有黃雀數十飛入其幕得以供母鄉里驚嘆以

爲孝感所致

感增明目



晉盛彥字子翁

人

母王氏因疾失明

也

彥常流

涕養母食必自奉之

彥一日他出妻忿恨以醬

燔炙而饋母一食以爲美

密藏以示彥彥見之

抱母慟哭幾絕母自斃然即開從此遂愈

彥母同母
食之其味甘美遂使兩目復明彥至孝之心格天
神明之所致也

道遇藥藤

南朝解叔謙字楚梁

馬門人

母有疾叔謙夜於庭中

額祈福聞空中語云此病得丁公藤爲酒使瘳訪無

識者

至宜都

遙見山中一老父伐木問其所

因答曰此丁公藤也叔謙即拜伏流涕具言來意公

愴然

以四段與之并示以漬酒法叔謙受之顧

視老人已忽不見依法爲酒母疾即愈

困獲石英

北朝梁彥光字脩之

文宗人

少有天性

年七歲父



顯名顯遇爲疾醫云得紫石英可愈彦光求之不得
憂森不知所爲憂患發苦計無所出忽於園中見一物彦光不
識怪而持歸醫視之即紫石英也衆異之以爲孝感
所致

涌泉出魚

五代陸政人性至孝母吳氏好食魚性北土艱
得此方少政求之甚苦后居旁忽泉湧出而有魚遂得
以供母時人以爲孝感所致謂其泉爲孝魚泉

忠孝兩錢

唐熊襲人性喜讀書親至孝授御史大夫爲
奉公守正必依禮法家無私積日用俸給官採居父
喪不能葬晝夜號泣忽然空中落錢數萬襲得錢畢
其喪事所剩者告入於官庫後人稱曰忠孝兩錢御
史大夫

負米供親

以上孝感



周仲由字子路孔子弟子事親至孝家貧嘗食藜藿之食
爲親負米於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晉因從車
百乘積粟萬鍾累相而坐列鼎而食乃嘆曰雖欲食
藜藿之食爲親負米不可得也孔子聞之曰由也可
謂生事盡力死事盡思者也

刻木爲親

漢丁蘭河內人少喪考妣父曰考母曰妣不及供養乃刻木爲
親形像事之如生朝夕定省養食獻養後鄰人張淑

妻從蘭妻伴物蘭妻新等木像木像不悅不以借之
張淑醉罵木像以杖敲其頭蘭還見木像垂淚問其
妻具以告之即奮擊張淑相告官司郡縣嘉其至孝
通於神明奏之詔旌其門

畫圖親像

隋徐孝肅汝郡人早孤不識父幼年喪父及長問父形貌
於其母因求畫工圖父之像置於家廟而享祭焉事
母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怒之色及母終茹蔬飲



水盛冬單衣毀瘠骨立見者無不悲痛。孝而可謂生能事死能葬

兩盡大始終之孝者矣

門人廢詩

魏王裒字儒元。晉陵人父儀為魏安東將軍司馬見殺

哀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聘皆不就未嘗

西向而坐。命在以示不臣於晉也廬於墓側旦夕常

至墓所拜跪攀栢悲號涕淚看樹樹為之枯母性畏

雷每雷即到墓曰哀在此。聞雷之哭即至及讀詩至

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

顧雲瞻悵

唐狄仁傑字懷英。及原人授梓州法曹。法曹名親在河

陽。地名仁傑登太行山反顧。顧首見白雲孤飛謂左右

曰吾親舍其下瞻悵久之雲移乃止。言其見雲飛處

親及居母喪有白鶴馴擾之異

志學報母



唐任敬臣字耐古

濟南人

五歲喪母。哀毀悲慟。問父判

曰

敬臣之

若何可以報母。父曰。揚名顯親可也。乃勉

志從學。博極群書。舉孝廉。授著作郎。

省非郎

及丁父

憂而不勝哀。飲不入口者三日。服除。遷秘書郎。後官

至弘文館學士。

移孝顯忠

宋楊政字直夫

涇川人

父忠戰死。政

甫七歲。哀號如成人。

年及十五

其母奇之。曰。孝於親

者必忠於君。此兒其大吾門乎。

言此子必後移孝顯

忠。積官至環慶路經略安撫使。詔封其母爲感義夫

人。母卒居喪盡禮。起復將兵。拒金虜。功效顯著。官至

太尉。

以上孝思

上書贖罪

漢太倉令淳于公

太倉令李倉妻

有罪當刑。及繫長

安淳于公無男。有文五人當行。當起送罵其女曰。生



子不生易緩急非有益言女不能為其父辨詞其少女緹蒙白

復悲泣隨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

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為

雖后欲改過自新其道亡繇也亡讀作無妾願沒入

為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悲憫其意下

令除肉刑

搯持虎頭

楊香百濟人楊豐女也香嘗隨父獲粟田間為虎所

噬香年甫十四手無寸刀乃奮不顧身惟知有父而不知有虎遂勇詣前搯持虎頭虎亦靡牙而逝父因得免世有為人之子視或是難辨則長避而身亦亦者視香幸無視乎



漢書孔北海字文舉
字字註說

敬長

食菓取小

後漢孔融字文學

汝河人

四歲有恭讓之性與諸兄共

食梨輒取小者

引道取也

人問其故問其所以答曰

我小兒法

也

當取小者由是宗族奇之

其其切賢

扶兄痠病

晉庾袞字叔褒

頴川人

孝文勤儉

李頴文母

晉武帝咸

寧中大疫

病之氣感

二兄俱亡次兄玘復危殆羈氣方熾



父母諸弟皆出次舍於外也亦或衰獨置不去諸父

兄強之強上声乃曰衰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

夜不眠其間也則撫亡凡柩衰臨去声不報止也

之此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返此病得瘥

衰亦無恙父老咸曰父老新里異哉此子守人所

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始

知疫癘之不能抑藥也死者得有所托始者能以

食不先飯

魏楊椿字從壽家世純厚並敦義讓弟揚津昆弟

相事如父子有一美味不集不食椿年老曾他處醉

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闌前承問安否還宜謂歸家也

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三公之位上應三而津

嘗且暮察問事兄如事親之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

坐不敢坐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

后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筋味皆先嘗恐失椿命食然

後食津為肆州牧肆州今代州也椿在京宅家每



有四時嘉味

美味嘉味也

輒因使

去僕附之若或未寄不

恭順循禮

唐崔孝暉

博陵人

恭義慈厚奉兄孝芬盡恭順之禮坐

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承溫顏色

兄如事父母

一錢尺帛不敢入私房

身無私言

高有須聚對

分給諸婦

弟之妻

亦相親愛有無共之

此有得於親戚也

為姊爇粥

唐李勣學懋功

魯州人

貴為僕射

唐宰相

其姊孱弱

親為燃火羹粥火焚其

髮

兄疾病當親為湯藥火焚其髮蓋出于中心之誠

知不自惜也

姊曰僕妾多矣何為自苦如此勣曰豈為無人邪

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為姊爇粥復可得乎

得乎

問兄饑寒

宋司馬溫公

名允字伯康

與兄伯康交愛尤為伯康

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



問曰食得無餓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老人脾胃衰弱易飽易餓
林盧必寒步熱公叔問之

友悌

讓國共逃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
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
逃之國人立其中
字子文
伯夷傳

同被共寢

漢妻臧孺伯治

人

兄弟四人友悌天性

兄弟相愛

不入房室
可謂厚於同氣之美哉於骨肉
之情而能盡夜春終不惡合去

中分財產

漢薛包字孟嘗

人

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

分出之

分析也分包
出外異居

包日夜號泣不能去

不忍棄父

至被毆

打

杖廬於舍外旦入而洒掃晨昏

定省之禮

廢積餘歲父母憊而還之
感動親心
與包還居後父母死服喪



過衰既而弟子包弟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

其財謂均分也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

也言其奉服事于我已久田廬也取其荒頓者頌曰吾少時

所理治也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貨味也曰吾素所

服食飲食之用身口所安也及弟子數言破產破蕩也包

輒復賑給之賑濟救也包即以已之財物而賑供給之

射牛不問

漢朝牛弘字里仁安定人爲吏部尚書弟弼好去酒而

常醉射殺弘駕車牛駕車牛出入之牛弘還宅其妻迎

謂弘曰叔射殺牛弘問无所怪問直荅曰作脯弘不

弟殺牛之由惟今之作脯坐定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弘曰

已知知問顏已自若讀書不輟止也任其愛弟之情

厚

感樹敦睦

隋田真弟慶廣慶及欲分財產凡弟各堂前有紫

荆一樹花葉盛茂夜讀分爲三弟先欲以此樹折爲三分樹即枯



死兄弟嘆曰。樹本同根。聞分尚如此。况人兄弟同氣之義。而可離。是不如樹也。兄弟感樹之情。不復分焉。更加敦睦。紫荆復葉。開花盛茂。

重義

不肯易妻

漢宋弘字仲子。長安人。為太尉。帝妹湖陽公主帝光武也。天子

之女曰。新寡。長夫曰。帝與論群臣以微觀其意。家主之

主曰。宋弘威儀。群臣莫及。帝曰。試圖之。圖猶謀也。後弘被

引見。帝主坐屏風後。帝因謂弘曰。諺云。富易交。貴易妻。人情乎。易音亦也。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

妻不下堂。學聖賢之道。以操守為志。帝迎謂主曰。迎也。

事不諧矣。

貴娶賢女

宋劉廷式初議姻入太學。越五年。召第。及歸。召進士第歸家

則定婚女已雙瞽矣。謂目無光。女家貧。其不復敢言。不敢言及

廷式涓日成禮。女家辭曰。女子既為廢人。不能



奉箕箒或勸納幼女廷式堅不可曰此女某若不娶
平生遂無歸吾先許之矣因替而遂棄豈人情哉竟
娶之生二子皆相繼及第

棄金赴水

魯秋胡子

姓秋名胡子

娶妻五日往仕於陳國名五年始歸

將及家見一婦人採桑於路旁甚美胡戲之曰力田

不如見少年採桑不如見貴郎刀自吾有黃金頭與

子桑婦不受胡到家奉金於母母命呼妻乃桑間婦

也婦曰見色棄金而忘其母大不孝也任君別娶妾

赴河投水而死

見列女傳

教子

勤勞誨子

魯季文伯

春秋魯大夫季氏之後

爲魯大夫退朝朝其母見母

方績文伯曰以敬之家而主猶績乎敬自名也主其

母嘆曰魯其亡乎使童子備官而未聞勸家之道耶

母稱子曰童子謂子

居吾語汝

居者上西

夫氏勞則



愚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
土之民富饒不材淫也。沃肥也。不材不成器也。瘠土之民莫不
向義勞也。

箕帚訓女

晋朝庾袞字叔褒以孝義稱孤兒女曰芳。父曰孤將
婢美服既具袞乃割荆萸爲箕帚。荆木名以爲帚石
諸子集於堂男女以班。班列之名命芳曰芳子。命猶
子其名汝少孤汝遠汝豫。遠文也豫樂也不汝瑕疵。不貴汝
以成之

今汝適人。女子出將事舅姑。夫之父洒掃庭內婦之
道也。故賜汝此。謂箕匪器之爲美。非以器欲温恭朝
夕雖休勿休也。自早至晚當以温恭

蔬食與子

劉贊。五代將父玘。蒲爲縣令。贊始就學。衣以青布

衫襦。襦汝衣也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食贊牀下

曰肉食君之祿也。爾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干求吾食

非爾之食也。由是贊力學。舉進士。

小不受其子也。正後使
勤學耳。



馮氏家子うと馬母
同傳

擊杖壁魚

宋陳亮容

字嘉謨奉公之子

精於弧矢自號小由基

揚由基古之言

射為知制誥出守荆南回其母馮氏問曰汝與名藩
射者身也制誥有名之節有何異政容曰州當孔道
路通任平

以亮容善射無不嘆服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
射擊能也而專卒伍一夫之技
射擊一技家今不務異政善化而專卒伍一夫之技

豈汝先人之意耶以杖擊之金魚墜地
擊之金魚墜地

索杖詬子

宋韓忠憲公億

字德舉

字宗魏

字德舉

教子嚴肅不敢

犯知亳州日次子為西京通判

謁告省親

於隅坐中忽云二郎吾聞西京有疑
隅側也

獄奏讞者上以議定其罪其詳云何
上以議定其罪其詳云何

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索杖大
思之未得已呵之再問未能對遂索杖大

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俸貳一府
詬曰汝食朝廷厚祿俸貳一府



重寡然

前杜詩重禮厚貌

不以事物懸心母中國

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

公即蔡

然教公事事循規矩

規圓方甫十歲

自方

祔寒暑雨

祔大

侍立終日不

命之坐不敢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執在

父母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雖謹行步出入無

得入茶酒肆市巷之語

非

鄭衛之音

非

未嘗一

經於耳

非

不正之言

非

非禮之色

非

未嘗一

接於目

傳家

遺之以安

后漢龐公未嘗入城府

字德公襄陽人

夫妻相敬如賓荆州

刺史劉表候之

侯問其起居

龐公釋耕於壘上

子耘於前表問曰先生苦居吠畝而不肯官祿后世

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

以官資遺子孫則子

孫騎信而更

我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无所

遺也表嘆息而去



遺以一經

南朝柳世隆

字意

安貧守分

去

性清虛張緒問曰觀

君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乎答曰一身之外亦復何

須

須求也

子孫不才將為爭席

唐果也

遺其財也不如一

經功謂黃金滿室不如一經之意

齊家

諸子貴過

后漢萬石君家

一門父子五人同財為二子不替人以此稱其家

石奮

石欽

漢初趙人歸老于家

晉老歸後居長安

子孫為小吏來歸謁

者見

萬石君必朝服見之

示不驕

不名

不以名呼子孫

子孫

有過失不諫讓

呵責為便坐

無則之所對案不食

示

以

晉過之意

諸子相責肉袒謝罪改之

口袒

乃許

怒方

少子

慶為內史

內史官名

嘗醉歸入外門不下車

萬石君聞之

不食慶恐肉袒謝罪

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

舉宗合族也建

慶尤

萬石君讓曰

讓責也

內史貴人入鄉閭里

里中之門口閭

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

如泰然 固當



顏師古注 顏貴之也 若言其不吝如吳

乃謝罷慶后慶及諸子入里門

趨至家趨疾也 行也

諸婦更睦

后漢繆彤音木字豫公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

諸婦分異異分財 異業又數有鬪爭之言數音彤深懷忿乃

掩戶自搥掩也曰繆彤脩身謹行學聖人之道將以整

齊其家子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更爲敦睦之

行

家法名世

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字子寬 華原人在公卿間名有家法

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出至小齋諸

子仲即皆束帶仲即公 綽子名晨省於中門之北自旦至暮

今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至

人定鍾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門中之北凡二十

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過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

吾兄弟侍先君爲卅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



吾不敢忘也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韓氏仲耶之母也乃

相國公韓休曾孫女家法嚴肅儉約為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

年處少長未嘗見其啓齒不安言多笑嘗衣絹素不用綾

羅錦繡常粉苦寒黃連熊膽和為圓賜諸子每未夜

習學舍之以資勤苦費功也其后仲郢以禮自守居家

无事亦端坐拱手出内齋未嘗不束帶三為大鎮度節

也庶无良馬衣不重者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

諸弟侍立

宋朝竇儀字河泉為勃之長子為尚書第儼侃第五人皆繼登科儀性嚴董家法整肅每對賓客即二侍郎三起居四叅政五補闕皆侍立焉

吾門素風

宋朝王文正公旦諡文正名旦字子明華縣人晚年官尊每家人

拜賀立令止之立類即也因語其弟曰遭遇如此愈增憂

懼何可賀危足以憂懼也每有賜祿見家人置於

庭乃嘆曰不視生民膏血安用許多每見家人服



飾即瞑目曰吾門素風素以儉行一至於此至及也
而著故家人有一衣稍華必於庫中易之易也不敢
令公見

戒享富貴

宋朝范文正公仲淹字希文蘇州吳縣人既貴常以儉約
訓人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疇執爨
吾親其肯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故以養親親不在
矣汝母又已早世年已吾所最恨者恐令若曹享富

貴之樂耶子純仁娶婦將歸以羅爲帷幔公聞之不
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邪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
法敢持至當火於庭

女僕戒徃

宋富鄭公弼

富姓封鄭國公名弼字彥國

河南人治家嚴整以使

相致仕

使相並去聲

居家清心樂道獨居還政堂每蚤作

也放中門鑰

故開也

入瞻禮家廟奉事祖先之所對夫人如賓

客子孫不冠帶不見子舍女僕戒不得互相往來

子舍

此理居家而不
去當宜勉行
效法為之

子婦之
房舍也閨門肅如也家法
整然

閨門整肅

宋胡安定先生治家甚嚴閨門整肅尤謹內外之分

男正位乎外
女正位乎內兒婦雖父母在非節朔不許歸寧婦人
歸者

其父母用
之歸寧子弱冠男子年二
十曰弱冠常侍立左右賓至則供

茶湯家訓常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若

吾家或問其故古人不和
則其狀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

人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

道

家法謹守

宋朝司馬溫公治家必謹守禮法以御群子弟及家

衆御治也家衆
僕從婢妾也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之

各理
其事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

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

冗費禁止奢華嘗議婚姻當先察其婿與婦之性行

及家法何如家其祖父
治家之法勿苟慕其富貴婚若賢疾今



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
知異日不貧賤乎此擇格之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
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
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爲患有極乎借
使因婦財以致富倚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志氣者
能無愧乎。

睦族

七世敦睦

晉范甯字稚春奕世儒業奕世猶敦睦九族敦睦
自高祖下大客居青州建甯七世也建甯時人稱其家
兒無常父事諸父衣無常主衣服有少履高操少操
聲號安貧有志行高操

六院同庖

唐劉君良

蘇州人

四世同居族九弟猶同產猶如也

也門內斗粟尺帛無所私武德中高祖楊洪業至其

居見六院共一庖庖猶房室子弟皆有禮節嘆服而



去洪業見其文狀曰成嘆後唐之貞觀六年太宗表異門閭於庶俗

九世同居

唐張公藝東十奇人九世同居比齊隋唐皆旌表其門

麟德中高宗高宗封泰山積土為山幸其宅天子所

所居之宅名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

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為宗族所以

不協也和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

更相責望失平遂為乖爭中苟能相與忍之則

家道雍睦矣道和也

家餉計給

宋李文正公昉諱文正公名昉字明遠號旂人子孫數世至二百餘

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所收謂及有官者俸

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餉給也計其人口之婚

姻喪差費有常數因其合用命子弟各學其事人各

義庄以贍



十五名官此之曰公也
所以為發河第又

宋范文正公仲淹輕財好施好施充厚於族人充

既貴於姑蘇近城郭買良田數千畝為義庄以養

群從之貧者從去聲擇族人長而賢者一人

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練一匹練音嫁娶喪

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僅音嘗語諸子弟曰吾

門中宗族甚衆於吾有親疎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

子孫固無親疎也吾安得不恤其饑寒故且自細宗

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拾吾得至大官若得享富貴

不恤宗族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亦何顏以入家

廟乎家廟未祀故思例俸賜常均族人并置義田宅

云公歿逾四十年子孫奉公之法不敢廢也樹也

陸師

童子作粥

後漢魏昭陳國請問於郭泰曰經師易遇易去聲

之師易遇人師難遭以身為儀願在左右供給洒掃執第

日記文庫



禮泰許之泰嘗不佳不伏於處命昭作粥粥成也進泰奉

呵之曰童子爲長者作粥不加誠敬使不可食以枉

擲地昭更爲粥重進泰復呵之如是者三昭姿容無

變不以見責而有怒色泰乃曰吾始見子之面而今而後知卿

邪謂無心耳遂交而善之尼其志誠處之以交而吾遇之也

設帳授徒

後漢鄭玄字康成高密人事馬融融土爲貴坐高堂設絳

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門徒四百餘人玄在門下

三年不得見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讀尋讀

未嘗倦怠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圖緯玄聞

玄善算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見質諸疑義玄因召

義理就質正之馬融逆以書所疑問罪辭歸融曰然謂門人曰鄭

生今去吾道東矣謂傳其道

師傳自重

宋朝程頤字正叔居龍門伊伊哲宗即位幼冲中

召正叔爲崇政殿說書勳正叔以師道自居每侍





講甚莊元符管在殿講繼以諷諫因言諫上畏

之折特路公為平章宰國重臣文章博封路公平

年九十矣對上甚恭敬也進士唱名其時管宗生御

得姓路公侍立終日上屢曰太師少休以太師蓋

其年老故命公頻首謝立不去蓋以守臣之或謂正

叔曰或人以路公君之倨傲也視路公之恭敬也議者以

為未盡言正叔未正叔曰路公三朝大臣事勿主

不得不恭吾以布衣為上師傳敢不自重

師傳太子之清得吾與路公所以不同也

端坐不語

宋朝焦千之字伯強嚴毅方正剛直呂申公招延之

使教諸子中公名公著宋諸生小有過差堯生端坐

召與相對終日竟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伏

過先生方畧降詞色

公服以見

宋胡安定先生瑗教人有法科條纖悉備具以身先

之科錄諸教法之視諸生如其父兄先生以父兄諸

生亦信愛如其子弟諸學生以子弟為蘇湖二州教

授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本常嚴師弟子之

禮學徒千數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雖

有賢愚高下不齊不問皆知為先生門人

吾道南矣

宋朝楊時字中立以秉性聰明往潁昌郡從學于明

道先生伊川先生之兄學明道與中立講明聖學聖

通李會得容易理明明道甚喜及歸送出門中又解

謂坐客語曰吾道南矣中立傳後中立道冠天

下學者稱龜山先生

立雪門外

宋朝游酢字定天與楊中立請業於程伊川先生伊

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終日游揚二賢立既覺顧謂

曰尔輩尚在此乎今既晚且休矣今之及出門門外

雪深三尺侍立已久



坐春風中

宋朱光庭

字允
儀

見明道先生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

中坐了一箇月

迎置執禮

宋彭汝礪

字器翁
鄞西人

少事師桐廬倪天隱

桐廬縣名倪
天隱時之名

後舉進士第一為保信軍節度使迎天

隱置平學就弟子禮事之甚恭

不敢邪心

宋徐積

字仲
舉

既冠

成人

稱從胡安定先生初見先生積

頭容俛俯

不正

安定厲聲云

大呼而

頭容直積因思

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自此不敢有邪心

親友

鮑子知我

齊管仲

字夷吾

春秋時
齊國人

必與鮑叔交游鮑叔知其賢

終善遇之

遇待也自始

終善待之

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

叔賈分財利自與

仲自取

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



也。為貴故。吾嘗為鮑叔謀事而更窮困。鮑叔不以我

為愚。知我矜有利不利也。物不利故。則非果愚也。吾嘗三仕三

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

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母在故不敢以

進戰。非也。公子糾敗。齊公子名。桓公見也。召忽死之。桓公管仲

糾桓公與公子糾爭。桓公殺之。吾就囚受罪。管仲不為

罪。糾卿。是不與桓公并殺之。公孫儀曰。鮑叔不以我為無耻。知我不羞小節。而恥

功名不顯於天下。管仲不肯以身死。無故待以功名。自顯相桓公霸。故待以生我

者父母知我者鮑子

冠綬彈結

漢王吉字子陽為諫議大夫與同郡貢禹為友世稱

曰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謂王陽得官則貢禹亦冠。其冠而冠也。言其服

舍同也。服連也。蕭育字次君為執金吾。執金吾漢官名。與朱

博為友著聞當世往者有王貢友善故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王貢彈冠。結束也。綬纓也。言其相與同也。

光皇論舊

後漢嚴光字子陵

會稽人

少與光武同游學及光武即

位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形色訪之

後齊國上書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

備安車玄纁聘之三反而後至三使未聘之然後肯來也車駕幸

其館天子所臨謂之館光卧不起不謂其志帝即卧所撫其

腹即法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尧著德巢父洗耳巢父洗耳謂不士固有志人各有志言其志氣何相

迫乎迫猶迫也帝嘆息而去復引入論道故舊帝又故舊

命此書日相對累日連日除諫議大夫不屈光不肯降志以

保其乃辭帝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灘

今有釣臺在嚴州

膠漆不如

後漢雷義字景公即陽與陳重為友情如兄弟乘茂

材義有文才州讓於陳重刺史不聽刺史州官不義

遂陽狂陽與許同走不應命義不應州郡之鄉里語

曰膠漆雖堅不如雷與陳雷陳雷文交



千里期信

後漢范式字巨卿

山陽人

少遊太學與河南張伯元爲

友二人並告歸鄉里

范式謂伯元曰

後二年當過

拜令尊親

言欲過伯元家式謂伯元曰

及其至期伯元白母白請

設饌以候之

設其飲食以待其來

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何

期之審耶

耶疑

對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乖與也是違背也

日果至母大悅巨卿并堂拜飲

拜見伯元盡歡而別

割席分座

魏管寧字幼安

北海人

與華歆邴原俱遊學三人相善

號爲一龍寧爲龍頭原爲龍腹歆爲龍尾管寧與華

歆共園鋤菜見地有金寧揮鋤與瓦石不異歆捉而

擲之

歆有貪財之心

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過門者寧讀書

如故

寧不以外物動其心

歆出而視之寧遂割席分坐曰子非

吾友也以此絕之

席坐相也寧不以富貴貨利動其心見歆志趣與已不同故別之

千里命駕

晉嵇康字叔夜

魏國人

與呂安友善每有相思千里命



信命半當性就見之信義之交和親之

值賊不去

晉荀巨伯遠省友人疾着視也疾病也值胡賊攻郡巨伯不

忍去賊至謂巨伯曰大軍至二郡並空汝何男子敢

獨居此巨伯曰有友人疾不忍委之委棄也寧以我身

代友人之命賊知其義令知則矣以義令皆罷而去

號耐久朋

唐魏元同字和初與裴炎締交善保終始中心之實主于恭儉

故惟長父時人號耐久朋

尊賢

設榻禮待

漢陳蕃字仲舉汝南人嘗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薛勤

來候之謂蕃曰孺子少年之稱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

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勤知其有清世志

甚奇之後為安樂太守郡人周璆高潔賢士前任郡

守招致不至蕃能致焉蕃待之設一榻去則懸之蕃



又為豫章太守以禮請名士徐稱為功曹功曹郡

至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周禮徐稱皆當特名士

倒屣迎賢

後漢王符字節信定州人敦尚儒術博學能文與馬融

張行崔瑗友善隱居著書號潜夫論崔瑗皇甫規

解官歸安定皇甫規厲門太守謁規馬門即其名

規不為禮不其以禮待之王符在門在至規倒屣迎之例

言例統其發出投賓客之意也特人謂之語曰徒見二十石不如一

縫掖六寸二千石之稱言其為道義之重也皇清規

之舉為真

慎獨

明燭避嫌

魯或曰顏叔子獨處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比鄰一

女子趨而投之叔子使執燭於手燭盡焚燎以繼以

其至明不二志其篤行如此

坐懷不亂





魯柳下惠魯大夫姓展名禽居於柳下遠行歸遇夜宿於郭外項項少也有女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惠患女子凍死乃抱女子於懷以衣覆之覆去聲至曉不罷

閉戶不納

魯男子獨處一室鄰之發婦案而無夫曰發亦獨處一室夜暴風雨至發婦室壞趨而托托寓也男子閉戶不納發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男子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納

勉行賢以和聖同傳

汝也發婦曰子何不若柳下惠然嫗不違門之女以不違名也國人不稱其能男子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孔子聞之曰欲學柳下惠未有似於此者

幽室必整

後漢張湛字子孝扶風人脩身謹行矜嚴好禮矜猶也動止有則法也居幽室必整遇妻子如嚴君遇時也嚴君父母之謂也在鄉黨詳言正色詳審也三輔以為儀表京師附近之地京兆馬廷

扶風謂
之三輔

燕居危坐

宋內翰范祖禹

內翰宋制
館之官也

字淳父

成都人 燕居

私居也

正

色危坐未嘗不冠出入步履皆有常處

不安

几案無

長物閒雜之物硯墨筆終歲不易平生所觀書如未嘗觸

也衣稍華者不服衣雖破無垢汚履雖穿如新皆出

於自然未嘗有意如此

靜室焚香

宋張忠定公誅

名也

字復之自奉養淡薄儉陋雖

寒士不若

過於貧寒之士

公退私事間靜室焚香燕居

聚書萬卷往往誦讀校正並無聲色之好不以外物動心李

政嘗侍坐因謂公寢禪室不如清虛寂靜公晒曰嗚呼

吾不為上輕肥為官以至此非為輕菜肥馬而貪

事必告天

宋趙清獻公抃字閱道

誼清獻號知非子西安人平生日所為第

夜必衣冠露香香空燒

拜告于天度不可告者則不



敢爲也

事可對人

宋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

謹言

不妄語始

劉忠定公即溫公也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公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公曰自不妄

語始劉公初甚易之及退而自矜括括曰謂謂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謂有欲動而人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

持行

終身不欺

宋賈黯字直僊鄧州人中狀元及第歸鄧州范文正公

爲守特苑仲淹爲賈公謝文正曰甚晚進晚進言偶

得科第願受教文正曰君不憂不顯惟不欺二字可



後忠宣書想見大
力人仁利聖賢地位

以終身行之。欺虛誕不實也。有賈公記其言不忘。所
教終身每語人曰吾得於范公者。謂所得不終身用
之不盡也。欺二字

一生忠恕

宋范忠宣公。字純行字堯知嘗曰我平生所學唯得
忠恕二字。盡已之謂忠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接待
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頃刻離此。又戒子弟曰人雖至
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但常以責人之心

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

勤謹和緩

宋張觀。去聲為參政遇事從容詳審。時急多至敗事劉
器之及第與二同年應試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
常持四字勤謹和緩。勤則不至於怠惰謹則不至於
疎略和則不至於暴烈緩則不至於
至於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
字某所未聞張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遺世
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勵志

運甓惜陰

晉陶侃字士行

郵陽人為廣州刺史在州無事

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百甓於齋內

人問其故

謂其所答曰吾方致力中原

力與後過儻逸恐不堪事

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嘗語人曰大

禹聖人乃惜寸陰

至於衆人當惜

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

棄也

聞鷄起舞

祖逖

范陽人少有大志與劉琨同寢中夜聞鷄鳴蹴琨

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

改過

改勵除害





晉周處上字子隱督力絕人晉書壯者骨也其力

脩細行州里患之州郡押案皆自知為人所惡然有

改勵之志發謂父老曰今時稔歲豐何可不樂音

父老曰三害未除何樂之有南山白額猛虎長橋下

蛟并子為三害子楮周處曰吾能除之乃入山射殺

猛虎投水搏蛟遂勵勉如好學心存義言必忠

信克已期年期州府交碑周處本非義士

均故無受血氣之名而為義士之稱以其才德之可

泣滌投劍

晉戴淵字若愚少好游俠將勇技俠

掠陸機還洛陸機當時名士不稱之士常在江淮間劫

岸上據胡牀指揮左右皆得其宜淵既丰姿秀穎清

俊難處鄙事神氣脫異神彩氣象過于常人機於船下遙謂之

曰卿才如此亦作劫邪辭由是汚名非獨遺矣於後

亦玷汝之宗親矣淵泣滌投劍而歸謂感陸機之言

改其過孝友敦善有仁義之風機珍重之珍貴也便與

定交。

堅操

抱璞自泣

楚卞和遊荆山得玉璞

玉在石未成謂曰璞

奉獻武王

楚武王

使玉人相之曰石也

足受刑

及文王即位

武靈崩子文王立

和復獻之玉使人相之曰石

也又以和為詐而刖其右足及荆王立

荆王文王之子和

欲獻恐見害乃抱璞哭於荆山之下三日三夜泣盡

繼之以血

泣楚絕則血

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刖者

多矣子何哭之悲邪和曰吾非悲刖也悲夫寶玉而

題之以石

以貴為賤

真士而名以詐

玉使玉人琢其璞而得玉焉遂命曰和氏之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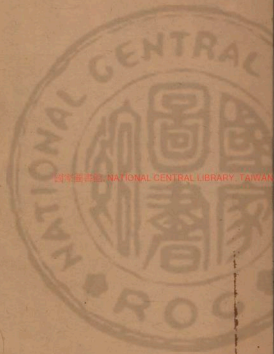
名以款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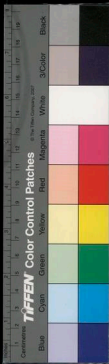
日記故事卷之上

2025.05.14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40101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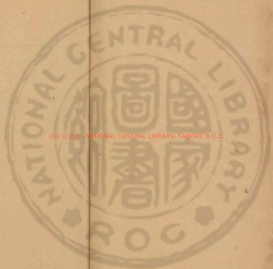
Centimeter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as the Reference 389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國立中央圖書館, 臺灣, R.O.C.



日記故事卷之下

謙抑

無以國驕人

周公使其子伯禽就封於魯

伯禽周公子名魯國名也

戒之曰我

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我於天下亦不賤

矣然我一沐三握髮

沐洗頭握也水髮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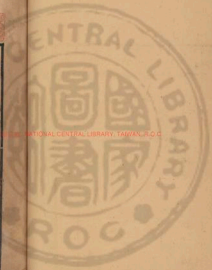
一飯三吐哺

食在起也

以待士猶恐失天下之賢入子之魯國也

國驕人

謹慎存心無謂有國為諸侯遠驕傲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取怨於人

朱季文正公

諱文正

字明遠，篤相有人，求差遣，見

其人材可取，將取用，必正色拒之。必正色拒其已而

擢用，或不足收用。其才少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

其故，子弟問公曰：用賢人主之事，我若受其請，是謂

私恩也。謂已若受其私請而用故峻絕之，使恩歸於

上。嚴其辭色以拒絕之，使其人知擢用之恩出於君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

又無善辭，不以和易此取怨之道也。是取其人怨也

引車避朝紳

宋曾武惠王彬

諱武惠

字國華，高樞密，便燕領將相

不以爵祿自大，造門者皆降廡而揖。造門也，廡吏稟

白者，雖劇著不冠不見。不以尊位視下吏為藩帥，為藩帥中

途遇朝紳，朝紳必引車避。不以尊寵過市，戕其傳呵，

戒導吏馬不越十輪。導吏恐墮過市井，清白如

寒儒，宅帑無十日之蓄。蓄藏至坐武帳，止衣弋絺紵

絮而已。



抗禮引坐客

宋富文忠公弼

文忠名弼字晦華

為人溫良寬厚自唐以來

宰相謂之禮絕百僚

百僚百官也

見者無長幼皆拜

下宰相平立少垂手接之

平立謂平視之立也

送客未嘗下階

客坐稍久則吏從旁唱相公尊重

直授者

客踞踏起

退

家于是不安而辭去

及公為相雖微官及布衣謁見

得深者

皆與之抗禮

抗禮無等第也

引客坐語從容送之及門視

其上馬乃還自是群公稍效之

自此及相位者依做富公之禮

寬洪

誣金不辯

漢直不疑

南陽人

恬淡樂道與人無競

不競

為郎同舍

有告歸者

告辭

誤持同舍郎金去金主意不疑

不疑謝有之

不疑

遂買金償

買金以還金主

後告歸者至而歸金

原持去金之人復來以金歸還所失之金

亡金郎大

慚以此稱為長者

與馬不爭



漢卓茂字子康

中

性寬仁恭愛鄉故雖行去不同

而皆愛慕

鄉黨故舊雖有能者皆愛慕之

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心

知其謬

誤

黑解與之他日馬主別得別就他處得其所失之馬

乃送馬謝之茂性不爭如此

清濁莫量

後漢黃憲字叔度年未冠氣象溫厚荀叔奇之謂表
闕曰子固有顏子闕曰吾叔度邪表闕才高倨傲見
憲必正容其母曰汝從牛醫兒來耶闕曰不見叔度

以爲可及既觀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然在後難得而

測

不可測

陳蕃周舉

二人

嘗相謂曰時日之間不見黃

生鄙吝後萌

郭林宗

字

過袁闕不宿而退從憲累

日方還或問之

或人問

林宗

曰

奉高之器

奉高未開子也器度量也

譬諸汎濫易挹叔度汪汪若

千頃陂

汪注水廣深貌

澄之不清撿之不濁不可量也

神色不異

後漢劉寬字文統

弘農人

桓帝朝典歷三部

典字也歷經也

溫州溫仁恕愛天_{仁厚}雖在倉卒_也未嘗疾言遽色
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_也裝嚴已訖使侍婢
捧肉羹翻汚朝衣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
耶其性度如此

代錢不言

後漢陳重字景公_{鄆陽人}舉孝廉_{以孝廉}在郎署_也有
同舍_也負自錢數十萬_{其父之也}債主日至請
求無已重乃密以錢代還_{密然也}郎後覺

知而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心當有同姓名者終不
言惠

誣牛不校

後漢劉寬_{弘農人}嘗行_{路上}有人牛失者乃執寬車中
誣之寬無所言_{不與之}下駕安歸_{以牛付之}有頃_也
誣者得牛而送還_{已得所失之牛遂}以頭謝曰慙
負長者隨所刑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悞幸勞見
諒何謂謝之州里服其不校_也皆悅而從化



不發盜惡

後漢陳寔字仲弓

謂川人

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訟輒

求判正

人有爭訟赴仲曉聲曲直退無怨者

而訟者不

乃嘆曰寧爲刑器所加不爲陳君所短

恐仲弓之

時歲荒民儉有盜夜入其室止於梁上寔

陰見之乃呼子孫正色訓之曰夫人不可不自勉不

善之人未必本惡習以性成遂至於此

初無爲惡因

成其性梁上君子是也

指梁上之人

盜賊自投於地

稽顙歸罪寔徐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深克己反

善自改當守貧田今遺絹二疋遺贈自是一縣無盜

郡功曹邊除太丘長流文範先生

情怒理遣

晉衛玠字叔寶

女色

總角早幼乘羊車入市見者皆

以爲玉人觀者傾都

傾都市之人猶鴻鶴在燕之群

謝暉雅重玠相見欣然

言語彌日彌長玠嘗云人有

不及可以情怒

謂人有味說非意相干可以理遣



望面自氣誠耐了
以法第心祝面之多
望与看不可以此以
为利也

慎選當以
理自疑 故終身不見喜愠色

面唾自乾

唐姜師德字宗仁有大度洪量其弟辭之官弟為代

辭任師德教之辭事聖尼勿弟曰人有唾面潔之州刺史

師德曰潔之是違其心也人雖改是怒也正

使自乾笑而受之是也姑順其情

不問朝士名

宋呂文穆公蒙正字聖功不喜記人過初叅知政事

初受命入朝堂入朝有朝士於簾內指之曰此小子

亦叅政耶小子謂蒙正佯為不聞而過之伴諍其同

列怒與蒙正同執政令詰其官位姓名蒙正遽止之

遽急也正急同朝罷同列猶不平及朝會復譚同執

不窮問蒙正曰若一知姓名則終身不能忘固不如

勿知也知則必藏於心不且不問何損時皆服其量

明人皆厚

不忤狂生訕



宋李文靖公沆

諡文靖

字太初東鉅日

東鉅鉅平也

政天下之所取平

有狂生叩馬獻書

叩馬首而前也

歷詆其失公遜

謝曰侯歸家當自詳審

俟待也詳審也

狂生遂發訕怒

隨公馬後肆言曰

肆言無忌也

居大位不能安濟天下又

不能引退又妨賢路寧不愧於心乎

妨阻也

公但於馬

上取踏再三曰屢求退主上未賜允

取踏不自安終說允辭也

無忤也其相度寬弘如此

不責侍兵

宋韓魏公琦

諡忠獻

字稚圭

洛陽人

帥定武時

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他顧

他顧

燭燃公疑

公遽以袖摩之

別易其人矣公恐主吏報之即亟手之曰

渠今已解持燭矣

軍中感服

不殺逃卒

韓魏公在魏府

封魏公

禁卒有私逃數日

軍中有令不許於官而擅





自出社者而顧其母以至者視親軍中執之以見公

謂其私也而顧其母以至者視親軍中執之以見公

而擯自去國也按法當死當止死罪卒曰母老且

病近在數舍間第一舍常恐不復見誠知擅去當誅

得一見死無恨公惻然考核得實考實其命即以便宜

釋之地尋為母病而去實軍中感泣有垂涕者其罪宜乎人心感發者夫

不青碎王吏

韓魏公在大名印知大名有人獻王妾三篋表裏無

瑕絕寶也王蓋每暇公以百金答之求為寶玩每開

宴名客特設一卓覆以席布置王蓋其上卓蓋其

珍重也一日召漕使飲且將用之用此酌酒勸坐客俄

為一吏誤觸倒卓王蓋俱碎坐客皆愕然驚疑吏伏

地請罪吏俯伏公神色不動乃謂客曰凡物成毀自

有時孰能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有意而何罪之有

坐客嘆服敬服魏公

不問竊器奴

不問竊器奴

宋張文定公齊賢

字師高

爲江南轉運

使一日家宴一奴竊銀器數事于懷中

事猶也文定自

簾下熟視不問

後文定爲宰相門廝役皆得班

行而此奴竟不沾祿

奴乘間再拜而告曰

某事相公最久

後於某者皆得官矣相

公獨遺某何也

因泣下不止

語曰

我欲不言尔乃怨我尔憶江南盜吾銀器

數事乎

我懷之三十年不以告人雖尔亦不知

也吾備位宰相進退百官志在激濁揚清安敢以盜

賊薦邪念汝事我日久今與汝錢三百千汝去門下

自擇所安

愧於吾不可復留也奴震駭泣拜而去

喜怒不見

王文正公且字子明

器度寬厚未嘗見其怒

飲食有不精潔者但不食而已家人欲試其量以少

埃墨投羹中公惟啖飯而已家人問何不食羹曰我



偶不喜肉一日又墨其飯公曰吾今日不喜飯可具粥其性不發人之過皆如此

引車趨避

趙蘭相如趙城人為上卿位在廉頗之右右在上頗曰我

為趙將有攻城野戰之功而相如特以口舌為勞相如

辱之相如聞之不肯與會望見廉頗相如引車趨避於

是舍人請辭去舍人門下士也相如止之曰夫秦王之庭而

見大心太簡公有焉

知過則改廉君有焉

相如廷立叱之廷朝廷也相如雖驚驚驚也獨畏廉將

軍軍軍也顧念強秦不恥加兵於趙者徒以吾兩

人在也今兩虎共鬥其勢不俱全二人交關吾所以

為此者先國家之急而後私讎也廉頗聞之肉袒負

荆荆荆也刺木名袒露臂以荆托實因賓客至相如門謝罪容通

卒相與頗為刎頸之交同生死

不與相見

後漢寇恂字子翼為潁川太守執金吾執金吾復武爵官



名賈部將殺人於頡川。復部下將兵也。恂戮之。復以為耻也。

過頡川曰。今見恂必手劍。謂將必劍殺恂也。恂知不與相見。

曰。相如不畏秦王而屈廢顏者。為國也。吾安可忘之。

乎。光武召恂與復相解。結交而去。

定見

不治刺客

宋韓魏公琦領陝西四路。招討使駐延安。即名。忽夜有

人剪七首至卧内。逸寒帷帳。幕也。魏公起問誰何。

人為誰曰。某來殺諫議。利來自言。又問曰。誰遣汝來。

曰。張相公命我來。利張正者。正西夏使事。魏公復就枕曰。汝携

予首去。其人曰。某不忍得諫議金帶足矣。遂取帶而

去。明日魏公不治此事。治充也。俄有守陴卒。陴城上樓櫓也。卒軍士也。

報城櫓上得金帶。刺客帶魏公金帶于城上而去也。

受救復宴

宋寇萊公準。刺萊國公名。準字平仲。貶雷州。雷州也。丁謂遣中使

賈欽往授之。丁謂對準時為宰相。謂害寇公。中使宦官也。賈送也。欽即書也。以錦囊



貯劍揚于馬首既至公方與郡官宴飲驛吏言狀
之使來報公遣郡官出迎之中使避不見
不與郡官相見入
傳令中使之不出
驛令公問所以來之故不答
中使
其上下皆不知所為公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
公遣人與
中使朝廷若賜準死願見敕書中使不得已以敕授
之公乃從錄事參軍借綠衫着之短纒至膝拜受於
庭升階復宴貌無憂色至暮而罷

廉潔

不污拾遺

魏魏人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
遺棄還家與其妻
妻曰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潔者不受嗟來之
食兒拾遺求利
拾人遺棄之物以污其行乎
是使以
羊子大怒乃捐金於野
亦棄而

不受妄與

周孔伋字子思
孔子之孫魯人貧居於衛
國緼袍無裏三旬

魏人樂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還家與其妻妻曰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潔者不受嗟來之食兒拾遺求利以污其行乎羊子大怒乃捐金於野亦棄而

不食

子曰

田子方聞之使人遺之狐白裘恐其不受

因謂之曰吾儼人遂忘之吾與人如棄之子思辭而

不受子方曰我有子無何故不受子思曰彼聞之妄

與如棄物於溝壑彼雖貧不忍以身為溝壑是以不

敢當

以義不當受

暮夜畏知

後漢楊震字伯起

華州人

遷東萊太守當之郡

經昌邑

路從昌邑

故所舉荆州茂才王密為昌邑令

共

公曰知真不愧屋
之君子也

密作昌邑令尹

謁見

曰楊震

至夜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

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

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者密慚而退震性公

廉不受私謁

人以私事來求

見者不容受之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

或欲令為開產業

問即割

震不肯曰使後世稱為清

白吏子孫以此遺之不亦可乎

飲泉不貪

晉吳隱之字處默有清操

去也

為廣州刺史未至州



二十里地名石門有水曰貪泉飲者有無厭之欲

瑪隱之至泉酌而飲之因賦詩曰古人云此水一

飲諒千金試使爽齊飲伯夷以齊餓竹君之二子武王伐商爽齊和子食周粟而

死古之終當不易心德之以爽齊自比謂不以飲食臭而改其平日之廉節也

清恐人知

晉胡威字伯虎魏人為徐州刺史清潔不污入朝武帝

嘆其父清謂威曰卿與父孰清威曰臣不如也

帝曰卿父何以為勝威對曰臣父清恐人知臣恐人

不知是臣不及遠也

苞苴不污

唐常說為潤州刺史有女擇新宜歸女子謂會休日

休遇公事登樓見人於後圃有所瘞藏者訪諸吏曰謂

也休暇日蔡軍裝寬居也悉軍即說問狀問寬所瘞答曰寬

義不以苞苴鎖家苞苴相道也有人以鹿為餽致而去致

行者即不敢自欺故瘞之說嘆異以文歸之

獨以官貧



唐房彥謙字孝冲。隋煬帝時。知三綱。不振去官。隱終南山。嘗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不

基利持以
致貧之也

以遺子孫也。

典在於清白耳。

不持硯蹄

宋包孝肅公拯。

字
考肅名拯字
春仁合肥人

知端州。州歲貢硯。前

守率增數十倍。

惜其舉為名目
解惟數取之

以遺權路。時知權要

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持一硯蹄。

屏去龜鶴

宋趙清獻公抃。

清獻名抃字
闕道西安人

初任成都。成都蜀郡摺

一龜一鶴以行。其再任也。屏去龜鶴。止一蒼頭執事。

蒼頭童
奴也

張公名學士送以詩云。馬踏舊路行來。浦

龜放長江不共來。自成都召還。知諫院。神宗謂公

曰。聞卿匹馬入蜀。以一琴一鶴自隨。為政簡易。亦稱

是耶。

不收石硯

宋孫之翰人嘗與一硯。值錢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為。



如此之價也。客曰：現以石潤為寶，此石可之，則水流。孫曰：一擔水，幾值一文，何用之不受。

儉朴

居第隘陋

宋朝李文靖公沈沈字大初為相，自奉甚薄。所居陋

巷，廳無重門，頽垣壞壁，不以屑慮。屑勞也家人勸治居

第，謂備理也沈曰：身食厚祿，持有饋賜，弄分之與口橫賜也討囊

裝亦可為此，但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窟。

一枝即自足耳。安即便自滿足也安用豐屋乎。也豈

也。嘗治第於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旋轉也或言

其太隘也。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非止自己也此為宰

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寬矣。太祝奉禮皆典祭者之名

其子之官稱也

綈袍胡床

宋黃武惠王彬，武惠名兩總樞密兩總為五守藩

屏，屏守國之藩屏也位愈高而志愈下，寵愈厚而憂愈



深不苦。最餘爲子孫計。不樹私黨。爲門館恩。樹立也。門館賓。

也。所居之宅。僅蔽風雨。敗簷踈牖。不堪其憂。而彬處

之恬然自若。恬然。泰之貌。食無膏粱。衣靡文綵。喜慍之色

家人不知。湛然澄波。湛然。清淨貌。莫窺其深。家人不能測其淺深。後

爲主帥。膺戎寄。膺。受也。戎寄。軍旅之事也。晝訓練。夜警蹙。衣弋緜

袍。坐素木胡床。登諸賓從。去。環坐於野。衆笑曰。豈有

國威重臣。其簡儉如此。

報德

父事王陵

漢張蒼。陽武人。沛公攻南陽。漢高祖初。蒼當斬。解衣伏

質。說。伏。身。長。大。肥。白。如。瓠。王陵見而怪其美士。乃請

沛公赦勿斬。請於高祖。而危其死。蒼德陵。德。感。其。恩也。及貴。父事王

陵死。蒼慟哭不止。後蒼爲丞相。朝休嘗先朝陵夫

人。每過王陵家。先謁見夫人。上食然後歸家。

金贈漂母

漢韓信淮陰人家貧常從人寄食家貧寄食他人至城下釣有

一漂母以水學飯信與信飯食留數十日信謝之曰吾必

重報母感其德母曰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乃

韓國之布故後信為楚王召漂母贈與千金

鉞得都尉

後漢樊曄南陽新野人光武徵曄嘗以事拘於新野拘執也

時曄為市吏錮鉞一筒錮錮也鉞鉞也帝德之不忘光武

感其恩及即位徵為侍御史遷河東都尉仍賜御食

及樂與服物天子所食曰御戲之曰一筒鉞得都尉何如曄

頌首辭謝頌首也

官授張弼

唐李文亮洛陽人隋末為龐玉行軍兵曹中李密寇東

都王戰敗文亮被擒賊將張弼鏡之將去就執百餘

人皆死獨失文亮失捨也高祖入關文亮官至工部尚

書常懷弼脫其死求之不得見以弼有脫死之思一目識於

途識其人於途持弼泣悉推家財與之弼拒不受乃言於



帝曰臣及事陛下張弼力也謂非張弼之說願悉臣

中壽授之可也帝遂遷弼中郎將代州都督人皆賢

文亮能報以文亮能報恩為賢而多弼不自伐也重於張弼不自誇其功也

施仁

出遊埋蛇

楚孫叔敖戰國人為兒時嘗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

曰無留以毒人也比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問其所以

叔敖忙而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獨者吾見之恐毒

母而死無日矣死則捨母曰蛇今安在曰恐後人又

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有陰德

必有善報德勝百祥仁除百禍矣天之處高而聽卑

尔必興於楚不欲使人見及長為楚令尹大上聲

為令尹執政也

食菹吞蛭

楚惠王食寒菹而得蛭音質因吞之成疾令尹入

問之王曰食菹而得蛭若理之庖宰監食法皆當死



心弗忘之不忠以法加罪二人吾固恐煙之見也見
遂吞之令尹拜賀曰王有仁德病不為傷是夕泄
而煙出病愈

治獄不究

漢于公東海人為縣獄吏平所失皆不恨平國之刑人皆得之于
公問門壞里中父老方謀治之里中長老欲治此門公曰可高
大其門問令客駟馬車蓋我治獄多陰德言所活人多矣未
嘗有所究杜子孫必有興者至其子定國果為丞相

封西平侯孫永信為御史大夫

營墓書生

後漢王忱字少林廣漢新鄉人嘗詣京師京都之地於空舍中

見一書生病困慙而視之生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
命在頃刻言即死也腰下有金十斤願以相贈死後乞藏

骸骨木及問姓名而命絕言死也忱鬻金一斤營墓餘

金悉置棺下人無知者後歸數年縣署忱伏度亭長

伏度地名秦法十里亭長初到日初至有馬馳入亭中



而止其日大風飄一綉被墮柅前即言於縣事以
於縣以歸柅柅後乘馬到洛陽馬奔走入他舍主人
見之問所由得馬柅具說其狀備言得主人快然自
之曰彼隨旋風與馬俱亡失卿何陰德而致此稱快
柅因說墓書生事并其形貌及埋金之處主人驚號
曰是我子也姓金名彦前往京師不知所在卿乃墓
之大恩久不報天以此彰卿德耳厚遺謝柅辭謝
而去由是顯名果茂才除都令子孫皆顯

還所付金

宋范仲淹少貧悴常與一術者遊會術者未術者病

篤其使人呼仲淹而告曰吾善鍊水銀為白金吾兒

幼不足以付今以付子即以其方書與鍊成白金一

片封誌納仲淹懷中誌記仲淹辭孫而術者已絕死

也後十餘年仲淹為諫官宋具宗時術者之子已長

舉仲淹呼而告之曰汝父有成術死之時以汝尚幼

故俾我收之今汝成立當以還汝出其方并白金封



誌宛然授與其子

資錢助喪

唐郭震字元振

魏州賁人

有大志年十六爲太學生家

嘗送資錢四十貫

家送資財與震日月之費

會有哀服者及

自言五世未葬

五世不能埋葬

願假以治喪

無所吝

亦不問其名氏

同舍薛稷趙彥請之

震曰濟人大事

何神焉

遣使大亭之以錢濟之

笑服十八登進士

至吏部尚書德延于世子復歷管

子朝

麥舟助葬

宋范純仁字堯夫

字海之子也

嘗往東吳得租麥五百斛

舟載以歸

道會石曼卿自言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

北歸無可與謀者

堯夫悉以舟麥與之車騎到家拜

父付立

父曰東吳嘗見故人否堯夫曰石曼卿爲三

喪未舉

爲去聲

留滯丹陽

父曰何以

不以麥舟付之堯夫曰已與之矣後登進士

見是父是子千古僅



官至中書侍郎謚忠宣

克城不殺

宋曹武惠王彬字國華武惠名彬真定人太祖遣征江南攻

金陵定昌府城垂克克勝也忽稱疾不視事許以病不視事諸

將皆來問疾彬曰余之病非藥石所能愈事勢如此

所惜者一城生聚惟願諸公共發誠心誓以克城之

日不妄殺一人則自愈愈身也諸將皆誠諾曰共焚香

為誓明日稍愈及克金陵城中安然如故不動下江

南歸舟中無他物惟圖書衣衾而已

給還擄女

曹武惠王彬乾德初為神武將軍伐蜀克成都都蜀郡

中郡縣悉下諸將咸欲屠城以遂其欲彬獨出令戢

下所至悅服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宅也別為一第

且戒左右曰戒麾下是將進御當密衛之從者此婦

事罷成訪其親還之訪問也無者備禮以嫁之無親者則

為妾為妾其仁心如此薨年六十九子孫貴盛不絕



從治嫁妾

晉魏穎

春秋時晉大夫魏武子之子也

父武子有嬖妾無子受寵也武

子疾命穎曰必嫁是謂死後疾革則曰必以爲殉以

從葬及辛父病也穎嫁之曰病革則亂將死時吾從其

治也治水亂時也及敗秦師秦相公伐晉穎領兵戰勝秦師獲杜回

杜回魯人也秦之力人也穎見老人結草以抗杜回杜回魯人也

曰余乃而所嫁婦人之父也余老人自稱亦用先

人之治命余是以報僕人有高節

嫁前令女

宋鍾離瑾汝南人宰江州德化縣以女嫁鄰縣令許

君許君名將出時諭胥魁市婢從嫁從去聲○晉魁

也次翌日晉與老嫗引一女子來老婦曰問其何

所人曰撫州臨川人也臨川縣名女受嫗戒不敢有他言

有威容君疑其家叱罵詰詰問曰不然女子答云

非有叱罵其由



某之父昔令是邑

女子自名父言作此語之半也

不幸與母俱亡無

親戚依倚方五歲育於胥家

胥家胥吏之家

今明府欲得妾

女稱半為別府

胥與姬以某應命適明府進戚吾父不覺深

零瑾大驚呼牙儉問之復質於老吏

實時許令子納采有日

鍾離君遂以書抵許

氏而止其事且曰吾買婢得令之女吾特憐而悲之

義不可又辱

謂我不宜使前令當撤吾女之奩篋

其先求婚以媾前令之女更俟一年別為女奩篋以

歸君之子可乎許君答書曰遂伯玉

玉翁國賢恥獨為君子

伯玉

以前令女配吾子

君別求良真以嫁君女可乎

王也謂其別姓

君燭下治事忽見一人拜於庭下云吾是邑前令

留

王也謂其別姓

一女在此念其流落無歸常相逐今蒙矜憐嫁遣故

來相謝公緣此仁德增壽一紀官至台位語畢遂不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見鍾離君後官至龍圖閣待制累贈少師

女嫁孤子

宋姚雄

王原人

初為將

去

以女議定一寨主之子

議許

寨主病故

也死

妻及子皆流落

流落無依

後雄為邊帥

赴闕奏計

邊帥主

遇一姬浣衣

見

其有士人家

風聞所從來

也

姬曰昔良人守官遭寨

夫曰

有將

姚姓者許以女歸

妻

今夫既喪無以自存

方

貨餅餌以自給

姚曰爾尚記其名否

姬曰

流

落困苦不復尚記

姚曰

雄是也

女自許歸之後

曰

不與他族日望婿未

婿

豈以父之存歿為問

問女聲

不

姬感泣氣咽不語

久之

其夫之

雄留姬并其子俱載

運鎮

遂畢其禮

以其女

婿禮

壺觴鋪餼

晉趙盾

春秋時

為晉大夫

出遊于

桑下見一饑人

傾臺殮而舖之

壺酒

曰汝何人也

餼者

曰我

人靈輓也遊學三年今告歸糧乏食盡不能進盾史



遺之金遂得歸為晉靈公守門者左傳云為靈公甲士盾以事有誅靈公公欲殺盾乃扶其車而出既免難大曰我爾杀之俄人也報其饋食之恩

糜粥賑餓

北魏李士謙為開封府參軍拜參軍富財勤儉每以賑施為務施去聲嘗值歲饑出粟千石以貸鄉人貸借也明年又饑人無以饋饋也公即對衆焚券曰券又債也債已了矣不須復償明年大熟人爭償之一無所受明年

又大饑公復罄家貲以供糜粥罄空也賴以活者萬計或曰公之陰德多矣士謙曰陰德獨耳為人無得知惟已獨知今吾子皆知何謂陰德

經濟生民

宋范文正公仲淹少時嘗自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舉進士第知陳州歲大蝗旱江淮京東滋甚仲淹請遣使撫卹帝即然乃命仲淹安撫江淮所至開倉賑之奏蠲其稅後除河東陝西宣



撫使賜金百兩悉分遺之召還流民三千餘奏免其
位任天下之重 辛贈兵部尚書謚文正追封魏國

公

活濟流民

宋富弼字彥國謚文忠公河南人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

京東會通也流移徙也富公擇所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

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山林河泊之利有可取

以為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流民死者為瘞地塋之謂之義塚自作文以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弼所全活有五十萬餘人仁宗聞之遣使召弼即拜禮部侍郎年八十終謚文忠

帶還婦人

唐裴度字中立河東人黜虜屋黜落也虜屋生未利時相士謂曰

公形神稍異若不貴必餓死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

人置綆縋於釋迦欄楯上綆縋連合盛物之具說文代木曰縋揅木口揅也



析祝良久不取而去度徘徊於廊廡間見其遺

忘追付不及待亦不至侍候其度挈歸詰旦復携往

寺候之婦人疾趨來至哭聲悽難度問其故請問婦

人曰阿父無罪被繫昨告人假得玉帶一犀帶二以

賂津要以財與人曰賂津要不幸失於此老父不測

之禍無所逃矣度遂還其物還其所婦人拜泣請留

其一帶留一公不變而遺之後相者見之審度聲色

頌異乃嘆曰公必有陰德及物有德在冥冥之中人所不知曰陰德

程萬里非吾術所能知也度於貞元初擢進士第後

相四朝封晉國公名震四夷以全德始終及歿天下

莫不思其風烈福流後裔五子皆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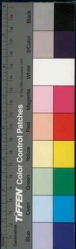
金還物主

宋竇禹鈞德陽人為人素稱長者三十無子元夕往延

慶寺燒香忽於後殿堦側得遺銀一百兩金三十兩

持歸明旦清晨詣寺候失物主須臾見一人泣涕走

至公問所因其人具以實告曰父罪犯大辟罪至死刑獨



懇親知貸借金若干。言其數也。將贖父罪。金銀以贖其罪。昨暮以
一相知置酒昏忽夫去。今父罪無可贖矣。公驗其實。其
察驗其言不要。遂與同歸。以物還之。加以憫憫。復有贈賂。其
所失金銀又夜夢祖父曰。汝三十無子。壽且促矣。汝
有已財助之。有陰德。將延壽。三紀賜五子榮顯。後官至諫議大夫。
生五子。皆登高第。門風家法。為一時標表。

舉金還商

宋劉留臺

為西京留守

白少極貧。專事趨謁。本趨鄉人

厭之。歲久不能自存。一日往永州謁親見徐司戶。到
泉州而司戶得罪對移他郡。復徒步徒步空至漳泉

市水浴堂中。

浴堂中買水浴

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

不去。

計以疾病假寐

翌早有一人號泣而來。自言為商于外

八年。只收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與同

行。携到此浴。浴罷乘月行三十里。始覺金不見。劉公

遂舉以還之。商以數片遺公。一無所受。及還鄉人愈

薄之。

辭薄劉公尤甚

責以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言其不能



其人相思甚切時不
能忘者耳急宜以
到公自勉

取捨之全以自
生又復為趨
若。掩。他。人。物。以。為。己。有。是。欺。心。矣。必
當。如。此。因。有。劉答曰吾平生賦分止合如此去分

有禍災况商人辛勤所積一旦失去豈不哀哉或不
得還鄉必死非其命則與命相性
失去必至死其害有不可勝言

若不可勝無恨數也惜吾是以還之惟安吾分以過餘生耳鄉
人皆嘆服其義後一舉登第官至西京留守五十年

閻子孫在仕途者二十三人子孫登第
天之報也

悉還北珠

宋林積高州人少入京師至蔡州息旅下客乃
既卧覺

牀簾間有物逆其背揭簾視之見一布囊其中得錦

囊有北珠數百顆明日詢問主人曰前日何人宿此

主人云海陽周仲津海陽地名積曰此人必復至汝可具

吾姓名告之令來相訪數日仲津果來蔡邸尋珠主

人具以姓名告之乃趨去津訪林積積驗其珠數皆

相合悉以還之仲津欲分珠為謝積固不受仲津感

思不已以數百貫就佛寺脩齋為積祈福後積登第



官至大中大夫子德新爲吏部侍郎其家世世簪纓不絕

救活傷蛇

春秋祝隋侯

字元陽

往齊國見一蛇在沙中頭被傷有

血隋侯以杖挑救水中而去後回至蛇所見一大蛇口含明珠來就侯驚不敢取是夜夢踏一蛇驚覺而起忽見雙珠

救活黃雀

漢楊寶

字平陸

七歲時有黃雀爲鷓鴣所搏墜樹下被

蟻蟻所困寶救之置籠中以黃花養之百餘日雀愈

朝去暮來忽一日變爲黃衣童子以白環四枚與寶

曰好學此環子孫累世爲三公

太師太傅太保稱之三公

後寶子

孫四代俱作三公

此合環之譽

渡活群蟻

宋宋郊宋祁

郊字宗命改名平字公祁字子京實丘人

兄弟少時有胡

僧見而謂曰小宋他日當魁天下

居衆人之首曰魁大宋



亦不失甲科甲科第後不得中春試巽復遇僧於

郭邱執大宋手而驚曰公風神頓異風來精神與前不同必能

活數萬命者命以有救來命之德也郊笑曰貧儒何力至此能活

命人之僧曰不然不以郊信宵翹之物皆命也形象也

公試思之郊僂思良久悅情乃笑而言曰昔日所

居堂下有蟻穴為暴雨所浸群蟻緣繞穴旁吾戲編

竹為橋以渡之由是獲全得非此乎郊謂僂命之事豈非此一事乎

僧曰是也小宋今年固當首捷謂十然公不出小宋

之下二宋私相語曰妾也一歲豈有兩魁兄弟言胡

二魁之理能一科無及唱第擬議小宋某中首選狀元時章獻

太后嘗朝時郊君初政謂不可以弟兄謂郊弟也上乃

以郊為首魁扶木郊為第二始信胡僧之言不妄

后官至司空封鄭國公

忠節

死將免諫

衛史魚仁而有智衛之賢大夫也遷伯玉賢而靈公



不用。彌子瑕不肯反任之。史魚諫而不從。史魚諫靈公而不聽。史魚病將卒，命其子曰：「吾在朝不能進，遽伯玉退，彌子瑕嬰吾高，臣不能正其君也。生不能正君，死無以成禮，我死汝置屍牖下，於我畢矣。」其子從之。靈公弔焉，怪而問之。其子以父言告，公愕然失容，曰：「是寡人之過也。於是命之殯於客位。」公為殯也。進，遽伯玉而用之。退子瑕而送之。孔子聞之，曰：「古之諫者，死則已矣。」自古之諫者，死則已矣。未有如史魚死而屍諫，忠感其君者也可。

不謂直乎

不事二君

齊王蠋

戰國時齊之賢人

齊破

齊為燕所滅

燕聞王蠋賢，求之，為

將，蠋固謝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齊王不聽吾諫，故退而耕於野。國既破，士吾不能存，言不能以効力以

全齊。今又劫之以兵，為君將，是助桀為虐也。」桀為無道之君

借樂以與其生而無義，言若夫奔事燕是無忠君之義，固不如死。遂

自死。齊大夫聞之，曰：「王蠋布衣也，義不事燕，以禮為



行以節高守况在位食祿者乎

杖節牧羊

漢末蘇武字子卿武帝時拜武為中郎將持節使匈奴

北虜單于欲降之武不聽迺幽武置大窖音中

絕地而絕其飲食天雨雪武卧齧雪與旃毛咽之

數日不死匈奴以為神言其不死乃徙武北海

無人處無人處乃使牧羶乳乃得歸言其不死武既至海上

廩食不至掘野鼠採山實音實而食之杖節牧羊卧

起操持節旄盡落旄節上以毛羽造為之昭帝即位

武得還留匈奴十有九年始去強壯及還鬚髮盡白

稱為忠臣

漢王尊字子穎高陽人為益州刺史益州郡先是琅琊

卿王陽為刺史命之至岷峽九折岷峽山名其地

嘆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後因病去及尊至

其阪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耶吏對曰是尊叱其馭

驅之驅馭曰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



攀折殿檻

漢朱雲字子游

十陵人

舉方正

以方正舉用於朝

為槐里令成

帝時張禹以帝師傅特進甚尊重

重科進重相以正百官

雲上書

求見公卿在前雲上書曰今朝廷大臣上不能匡主

下無以益民皆尸位素餐臣願借高方斬馬劍斷佞

臣一人以勵其餘帝問誰也對曰安昌侯張禹帝怒

曰小臣居下訕上

科劾

廷辱師傅罪死不赦御史將

雲下科文執法之官引雲下雲攀殿檻折雲呼曰臣得從龍

逢比干遊於地下矣

逢比干背志臣諫王而死也

願為良臣

唐魏徵字玄成

幽州人

為諫議大夫事太宗曰願陛下

俾臣為良臣毋俾臣為忠臣帝曰忠良異乎

太宗問忠良有

二徵對曰良臣稷契皋繇也忠臣龍逢比干也良臣

身荷美名君得顯號子孫傳世流澤無疆忠臣已嬰

禍誅君陷昏惡喪國敗家祗取空名此其異也

魏徵指死

帝事以堯太宗

魏徵

而以桀付為戒及魏徵死帝嘆曰朕亡一鑑矣

魏徵



補奏復進

宋趙善學則平太祖擢用功臣普欲除某人為官不
合太祖意不用明日復奏又不用明日又奏太祖怒
以其奏章壞裂投地普顏色自若徐捨奏章補綴明
日復進之上乃寤寤用之也上代其奏而用其人其後果稱職稱去

禁口所舉
深當其人

說殿上虎

宋劉安世字器之

大名府元城人

偏歷言路

某居諫職

正色立朝

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其面折廷爭去至雷震之怒赫

然

劉言無忌王

則執簡却立

簡勞也

伺天威少霽

然

意

復前極論一時奏對且前且却者或至四五殿

意

見者皆汗縮竦聽汗汗味

至以俚語目公曰殿上

虎

如俗言也

分城死守

唐張巡

諱州人

東義挺忠為真源令

真源

至德中

開元

安祿山子慶緒為亂尹子奇以兵圍睢陽州太守許



遠告急於張巡與遠分城而守之巡守東北遠守西南睢陽食盡巡與士卒同食茶紙代糧茶紙盡遂食馬士盡羅雀掘鼠食雀鼠又盡出愛妾殺以食士食士仍士遠亦殺其奴然後括城中婦女食之括執既盡繼以老弱人知必死莫有叛者所餘纔四五十人賊登城將士饑病不能戰巡西向再拜曰拜西賊臣力竭矣不能全城生既無以報陛下死當為厲鬼以殺賊遂陷巡遠俱被執巡自死顏色不亂揚

揚如常

瞋目罵賊

唐顏杲卿有剛正之氣為常山太守安祿山叛急攻城日夜戰力竭糧盡被賊執脇使降祿山怒曰吾擢汝太守何所負而叛擢用之惡杲卿瞋目罵曰瞋我為國討賊恨不斬汝何謂叛也汝營州牧羊羯奴耳豈敢汝叛耶祿山不勝忿縛之天津橋柱節解以肉啖之節解十劍也罵不絕口罵賊鈞斷其舌



曰復能畧否米卿舍胡而絕

叱賊被害

唐顏真卿字清臣

果卿兄弟

為平原太守

平原郡名

安祿山叛

河北二十四郡盡陷

獨平原城守具備

全賊笑曰河

北一遺惟此人義士也明皇聞之大喜曰朕不識真

卿作何狀所為乃若此首唱忠節李希烈叛虜犯邊

真卿往諭之既見希烈希烈令兵拔刀將斬之真卿

色不變希烈使上羅雪已

沒其罪自洗雪未除已罪以免其死真卿叱

曰

北面責也

爾受國委任不能致命

直志効力也

願吾無兵戮

汝尚說我耶希烈因發怒使閹奴等害真卿曰有詔

真卿罵曰叛國逆賊何詔為

此希烈乃無道之賊何得稱詔命

遂縊

死

奪笏擊賊

唐段秀實

段姓秀實名

立志忠節為司農卿時太尉朱泚叛

使騎往迎秀實秀實許與合

許典合悉泚名

秀實許事泚

事源休姚佉等皆在坐秀實勃然起執休腕奪其象



笏奮前唾泚面而罵曰逆賊可碎萬段碎音禁製也萬段古當寸
斬豈從汝叛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殲面
旬旬走賊衆木敢動秀實大呼曰我不同叛何不殺
我遂遇害

忠孝兩全

宋江萬里號古宋之故相也聞元兵順流破城萬里
乃鑿池芝山題其亭曰止水人莫曉其意及城將破
萬里執門人陳俾器子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位

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止水而死左右及子鎬子之相相
繼投沼中積屍如壘忠孝兩全明日父子屍相抱浮
出從者歛葬之謚文忠

從容就義

宋謝枋得字君直弋陽人為江西招討使文章高邁學
者師尊之宋亡至燕京元參政魏天祐與之言坐而
不對或慢言無禮又有慢天祐不能堪乃讓曰封疆
之臣當死封疆枋得安仁之賊何不死枋得曰程



嬰公孫杵白二人皆忠於趙程嬰公孫杵口皆趙之忠臣一存孤
一死節一死於十五年之前一死於十五年之後萬
世之下皆不失為忠臣豈足以知此天祐曰強
辭枋得將行士友錢詩益几張子惠詩云此去好留
三寸舌再來不值一文錢枋得會其意甚稱之遂卧
眠輜中而去渡采石不食死於驛其子護骸歸楚信

惟思甚忠

宋信國公文天祥字永初文山吉州人英才偉略風雲慕

象有忠孝大節及宋亡元滅燕三年坐卧一小樓足

不復地元主聞其賢一日乃召天祥入獄中公長揖

不拜元主問曰汝欲何言天祥對曰我大宋以堯舜

之道平一天下北朝以遐陬之國殘擾中原滅我宋

之宗廟欺人孤寡萬世之耻也吾英雄無用武之地

不能與復言訥足元主諭曰天之所廢非人力可

為朕奉天眷命誠非偶然汝以忠宋之心事我以汝



居丞相位如何公對曰吾受宋恩甚厚惟思盡忠而已豈有事二姓之理宋室既亡惟當速死不可久生願賜一死足矣元主不忍不殺之速虜之使退左右力贊左右之人乃詔有司絞於燕京紫市俄有詔止之至則死矣臨刑顏色自若且行且歌曰我爲忠烈大丈夫詩書禮義聖賢徒竭心罄志匡扶國如何天假欲殺之此強胡謂是卒曰吾事畢矣南向拜而死宋平年四十七其衣帶中有贊曰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

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元主臨朝嘆曰文丞相其男子本朝將相皆不可及誠可惜也數日其妻歐陽氏求其屍面如生觀者無不流涕

落官類

爲吏不殘

漢萬不疑昭帝時爲京兆尹京兆吏民敬其威信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及音春覆也從輕出



人之罪曰及活幾何人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矣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爲不食故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爲民興利

漢召信臣字翁歸壽春人爲南陽太守爲民興利躬勸農桑時行視郡中開通溝瀆以廣灌溉民得其利積穀累餘史氏親愛號曰召父後漢杜詩字公君遷南陽太守政治清平脩治陂池廣拓土田拓開也郡內殷足人方

爲召信臣

方北也

南陽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

勸事農桑

漢龔遂

字少卿山陽人

宣帝以爲渤海太守召見謂遂曰渤海廢亂君欲何以息其盜賊遂曰海濒遐遠廣音不

沾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使陛下赤子弄兵

於潢池耳

潢音黃○積水也

臣聞治亂民猶治亂繩不

可急也姑緩之然後可頽丞相御史丞相御史以無御史執法守拘臣以文法得一切便宜從事隨共事之便利而行上許焉遂



至渤海界盜賊悉平遂見齊王好末技不田作躬率
儉約勸務農桑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刀買牛賣劍買
犢勞來循行郡中皆有蓄積吏民富實

蒲鞭示辱

後漢劉寬

字文舉弘農人

拜南陽太守

南陽郡名

溫仁多恕吏民

有過但用蒲鞭罰之示辱而已

以蒲草為鞭不傷刑辭但使民知辱而已

終不加苦每行縣按行屬縣見父老冠以農里之言少年

勉以孝悌之訓人感德興行日有所化

塞帷行部

後漢賈琮

字孟堅東郡人

為冀州刺史舊典

舊神典禮

傳車驂駕

重亦帷裳

帷幔也

迎於州界及琮之部

之往也

升車

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

自掩塞乎乃命御者塞之

命御車者塞起之

百姓聞風震悚

所部屬衆

皆為驚懼

有賊過者望風解印綬去初交州屯兵反

有司請琮為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

琮至交州訊問屯兵反叛因由

咸言賦歛過重民不聊生故相聚為盜琮即告示使



各安其營業齊時招撫流散彌復徭役除先其後百姓以安

理輪都亭

後漢張綱字少節為御史時順帝委縱宦者有識危心智者憂綱常感激而奮發慨嘆曰穢惡滿朝不能奮身掃國家之難雖生吾不顧也安帝遣八使循行風俗皆者儒知名多歷顯任也唯綱年少官微餘人受命之部也綱獨埋輪洛陽都亭曰豺

當道

豺狼豺狼

安問狐狸

狐狸喻小人

遂奏大將軍

梁冀等無君之心十五事京師震悚

特冀妹為皇后

如其十五

攬轡澄清

後漢范滂

字孟博

少厲清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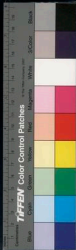
為州里所服

時冀

州鐵荒盜賊群起乃以滂為清詔使按察之滂登車

攬轡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及至州境守令自知賊

汚望風解印綬去



河澗九里

後漢郭伋潁川

郡名盜賊起微拜潁川太守

召見帝旁

之曰

賢註太守去帝城不遠

潁川與帝郡

河澗九

里

如河水餘

冀京師蒙福也

冀望也古言

麥穗兩岐

後漢張堪

字君貽為漁陽太守捕擊姦猾賞罰必信

吏民皆樂為用闢稻田八十頃勸民耕種以致殷富

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岐視事八年匈奴不敢

犯塞

虎北渡河

後漢劉昆建武初

光武

除江陵令

除權用也

時縣連

年火災昆輒

即向火叩頭

多能降雨止風遷弘農

太守先是峭龜驛道多虎

縣名

行旅不通昆為政三年

仁化大行虎皆負子渡河帝異之徵為光祿勳

問昆曰甯在江陵及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卿

行何德政而致是事昆曰偶然爾左右皆笑其質訥



帝嘆曰此乃長者之言

長者老成之稱命書諸策

命史官書其語於史

中國

蝗不入境

後漢戴封

字平仲

遷西華

縣名

令汝頽有蝗災

蝗食苗之生獨

不入界

不入西華境內

其年大旱禱請無獲

獲得也謂不得其雨封乃

積薪坐其上以自焚火起而大雨暴至遠近歎服

人歌未暮

後漢應范

字叔度

遷蜀郡太守舊禁民夜作以防火

范削先令

削除也

但嚴使儲水

儲水以防火百姓為便歌曰

庶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昔無禱今五袴

陳說孝行

後漢仇覽

字季智

為蒲亭長

上有有陳元母告不孝覽

曰當是教化未及爾乃親往元家陳人倫孝行元卒

為孝子其時考城令王渙

考城也名政尚嚴猛聞覽以德

化令署為主簿

官名謂覽曰主簿聞陳元之過得無

少鷹鷂之志邪

鷹鷂欲逐鳥雀喻覽不務去惡覽曰以為鷹鷂不如



驚風驚風惡祥之鳥喻為洪謝曰枳棘非驚風所棲
百畝言至無特小用之地大賢之路不足以當大才也

書無閑寂

晉顧愷之

字惟仁無錫人

為山陰令

山陰縣名

劇邑三萬戶前後

官長

晝夜不得休愷之抑繁以約

約抑繁也縣用

無事立百壘蕪

難得兄弟

北齊蘇瓊

字融之大樂人

為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

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引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

兄弟論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

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洒泣普

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恩分異十年遂還同居

訓諭善士

隋梁彥光字脩之為相州刺史

郡守也

有滏陽焦通

名事親禮闕為從弟所訟叔彥光弗之罪不加罪將

至州學

符送也

令觀孔子廟中所畫韓伯俞母杖不痛



衰母力弱向母悲泣之像通達感悟既悲且愧若無

所容如樂前容其身彦光訓諭而遣之後改過厲行

厲勉卒爲善士純化爲良善之士

恬退

知足不辱

漢疏廣字仲翁東海蘭陵人爲太傅宣帝立皇太子拜廣爲太傅兄子

䟽受爲少傅父子並爲師傅朝廷以爲榮榮貴也在位五年廣

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殆危而不安也功遂身退

天之道也遠成也廣引老子之言以自論也今官成名就不去恐有

後悔豈如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即日上䟽

乞骸骨人臣受身事君則身非己有歸取致仕則乞骸骨帝許之加賜黃金

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設帳於東門

外東門長安東郭門也設帳送行之禮也從者車數百道路觀者皆曰

賢哉二大夫叔姪榮身歸故鄉

隱居

布衣之心



後漢孔子建世傳古文尚書勤勵其學以德行爲本
吳崔寔羨善及象事主齊勸子建仕答曰吾有布衣
之心子有衮冕之志不欲事于齊故以是答之各從其所好且夫
功名富貴孰無是心焉在乎養其志而已苟弗達進
退之機豈爲明哲哉

鼓琴河汾

隋朝王通字仲淹龍門人篤志力學慨然有濟蒼生之志
西遊長安隋建都之地見隋文帝於太極殿奏太平

十二策不見用居河汾教授生徒續詩書修五經房
杜王魏等房玄齡杜如晦王圭魏徵之輩咸受王佐之道可以佐建其君以致
道蓋千餘人鼓琴於河汾亭有釣者過而嘆曰居山
澤而廊廟之志

交遊

貧賤寡交

齊田文號孟嘗君我因待人爲齊相招致賓客門下食客
數千人及見廢文既罷相諸客皆去后復相位孟嘗君謂



馮驩曰文嘗好客過客無所救失之

不救失禮

客見文一

日廢客嘗去莫顧文者

顧視也

今顧先生得復其位

女者之稱客有何面目復見文乎驩曰富貴多士貧

賤寡交事之固然也顧君過客如故

顧如舊待過客無失禮也

蓋

嘗君曰敬從命矣

貧賤交情

後漢程方進字子威

上春人

爲廷尉賓客填門

廢既罷門外可張雀羅

無人往來可後

復爲廷尉客

欲往

客又欲往見之

方進署其門曰

署者也

一死一生

遇知交

情一貧一富

意也

遇知交

情

遇知交也

期約

不失信國人

魏文侯

戰國時人

與虞人期獵至日大雨命行

左右

止之

謂欲者以雨欲其出

文侯曰與人期不可失信乃冒雨

以赴於是國人歸之感其信義而悅服



不違信兒曹

後漢郭伋字細侯茂陵人爲并州牧收郡守也始至行部到

西河美稷地名有童兒數百名騎竹馬節至道次迎拜

來相迎伏君謂伋辭謝之及事訖說謂諸兒復送

至郭外問使君何日當還計日告之伋曰計度行

部既還先期一日期早一日伋爲信於諸兒遂止野

亭俟期而入謂待也特至所約諸兒信服

之期而入謂待也特至所約諸兒信服

自適

志不在魚

唐張志字子同自號玄真子隱居居江湖自稱烟

波釣徒每垂釣不設餌餌謂子以志不在魚也陸羽

嘗問孰與往來者陸羽亦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伴

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何有往來

飲不至醉

宋康節先生邵雍字堯夫河南居洛四十年安貧樂



日記故事卷之下

道清而不激和而不流所居寢息處各安樂窩自號
安樂先生又如甕虛如甕之狀外
狹而內寬也讀書呈平旦則焚
香獨坐晡時飲酒三四盃微醺便止不使至醉玩心
高叻以河圖洛書伏羲卦象觀天地之氣運陰陽之
消長明道程先生曰堯夫內聖外王之學智慧絕人

刻日記故事序

晦庵先生輯小學書爲訓蒙之則幼學
誠不外是矣日記故事一書採摭古人
成法切近平實亦爲幼學設也夫赤子
之心良知未失萬物皆備如絲之未染
如馬之始駕教者因其未失之良而牖
其皆備之善日詔以古人成法俾濡染

既正學習咸良自然善斯成性其與禁
於既發之後卒杆格不勝者功相去萬
萬也予至東省興作社學既購小學書
善刻頒之又取日記故事之書正其訛
字重刻以布益予之意非欲以資後生
之博玩善教者當自得之始學者由此
而入久之成法在我斯不失予之意矣

嘉靖四十五年歲次丙寅夏六月朔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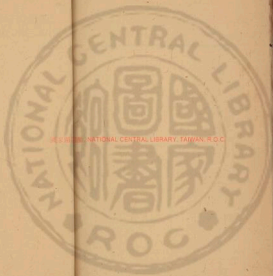
天球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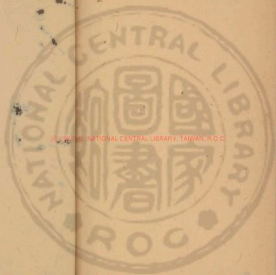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5/08/08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20220901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 2008 TH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